

皇明通紀集要

卷十五
之十九



皇明通紀集要卷十五

東筦 陳建輯

太學臣江旭奇訂



庚子 永樂十八年

正月以楊榮金幼孜為文淵閣大學士

二月山東滿臺縣妖婦唐賽兒平賽兒縣民林三妻

自稱佛母能知前後成敗事又云能剪紙為人馬相

戰鬪往來諸州縣煽誘愚民奸人董彥杲等率眾從

之據益都卸石柵寨為出沒青州衛指揮高鳳領兵

捕之賊夜乘間衝擊鳳等陷沒事聞遣人馳驛招撫

之董彥杲之眾以紅白旗為號劫掠莒州千戶孫恭

等往招撫不服殺其從者。上勅安遠侯柳升分兵
勦之。至益都圍之。賊遣人乞降。詐云寨中力盡。且無
水。升以東門舊有汲道。卽往據之。夜二鼓賊襲官軍
營。都指揮劉忠力戰死。黎明柳升始覺。分兵追捕。獲
賊黨劉俊等男婦百餘人。賽兒等遁去。時賊黨賓鴻
等攻安丘。知縣張旗縣丞馬撫集民夫八百餘人死
拒賊。憤恚益帥莒州卽墨萬眾併力來攻。都指揮衛
青備倭海上。聞安丘圍急。率千騎晝夜兼進。城中人
亦鼓譟夾擊。賓鴻敗走。殺賊六千餘人。時城中已不
支。使青至。稍遲必陷于賊。旣而柳升至。青迎謁。升怒

山東之賊
悉乎

其不待已。捽出之。青不爲屈。是日鰲山衛指揮王真
亦以兵一百五十人擊敗賊眾於諸城。盡殺之。山東
之賊悉平。於是陞張旗山東左叅政。馬撫左叅議。衛
青陞都指揮使。王真陞都指揮僉事。

刑部尚書吳忠等劾奏。升方命失機。妬功忌能。遂下
升吏。尋赦出之。

立東廠

龍馬

八月立東廠。命內官一人主之。刺大小事情以聞。
山東青州府諸城縣進龍馬麟臆肉髮體具龍文。其

色青蒼。

亦官殿

北京宮殿成。改京師爲南京。稱行在所爲北京。

修有雍容
和平氣象

修之賢非
正文
皇太子講
皇陵

皇太子赴北京過滁州登琅邪山指示楊士奇曰此
醉翁亭故址也因歎歐陽修立朝正言不易得令人
知愛其文而知其忠者鮮矣蓋皇太子為文章尤
善修每日三代以下文人獨修有雍容和平氣象尤
愛其奏議切直嘗命刊修文以賜羣臣且諭之曰修
之賢非止于文卿等當考其所以事君者而勉之
十一月皇太子過鳳陽謁祭皇陵畢周步陵旁顧張
本揚士奇曰國家帝業所自也徘徊久而後退耆老
進謁有知太祖隆興時事者留從容與語賜勞優厚
過鄒縣歲荒民飢競拾草實為食皇太子見之惻

然乃下馬入民舍視男女皆衣百結不掩體竈釜傾
什不治歎曰民隱不上聞若此乎顧中官賜之鈔而
召鄉之耆老問所苦且以實對輟所食賜之時山東
布政使石執中來迎責之曰為民牧而視民窮如此
亦動念否乎執中言凡被災之處皆以奏乞優今年
秋糧皇太子曰民飢且死尚及徵稅邪汝往督郡
縣速取勘飢民口數近地約三日遠地約五日悉發
官粟賑之事不可緩執中請人給三斗曰且與六斗
汝毋懼擅發予見上當自奏也皇太子至京即
奏之上曰昔范仲淹之子猶能舉麥舟濟其父之

上周王謀反狀

皇明通紀 卷三十一
故舊况百姓吾赤子乎

河南中護衛軍丁俺三等上。周王謀反狀。俺三等屢上變告周王謀反。上使親信大臣覈其實。乃用金符召王。俾以明年二月至京師。明年正月王先期入。丙午陞見。上出俺三等告詞示之。王辭窮頓首言死罪死罪。上以至親赦不問。

○十九年辛丑正月朔

辛丑 永樂十九年

上御北京奉天殿受朝賀

正月甲子朔。上御北京奉天殿受朝賀。禮部尚書呂震言于皇太子曰。殿下前在南京。數遣中使進案牘。每以殿下過失。上聞。上指其妄。

言。今宜疎此人。皇太子曰。過失吾豈能無。今至尊既不信之。我又與人計較。耶卒置之。

二月

會試天下舉人。以左春坊大學士楊士奇翰林院侍讀周述為考試官。取陳中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曾鶴齡劉矩裴綸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三殿災求直言

四月初八日庚子夜。奉天謹身華蓋三殿災。詔告天下。求直言。

李時勉陳言十五事

翰林侍讀李時勉陳言十五事。曰。停止工作。罷四夷。

皇明通紀

永樂

四

朝貢沙汰冗官，賑濟飢荒，清理刑獄，黜陟官，罷遣僧道，優恤軍士，及慎選舉，嚴考覈等事，皆切時病。上行其十四事。

殺王事蕭儀

九月殺主事蕭儀。時言者多云建都北京非便，而蕭儀言之尤峻。上震怒，加以極刑。時六科十三道上言，亦云朝廷不當輕去金陵，建都于燕，故有此變。上曰：方遷都時，朕與大臣密議數月，而後行，非輕舉也。言者因劾部院大臣。上命言官與大臣俱跪在午門對證。都御史王彰等懼，昔日不諫，有罪，抗言御史給事中白面書生，不知大計，宜加重罪。日將午

原吉對如初言官無一人得罪

大寶法王來朝

上命中使出問大臣與言官對辨如何。眾皆紛然，碎罵言官妄言。尚書夏原吉獨從容奏曰：御史職當言路，給事中朝廷耳目之官，况應詔陳言，所言皆當。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合當有罪。中使入復命。上仍命出再問之。原吉對如初。上悅，遂兩宥之。傳旨令回各衙門辦事，而言官無一人得罪者。眾謂非原吉之言，又將有蕭儀之誅矣。或尤原吉背初議。原吉曰：不然。天威嚴重，吾輩歷事久，言雖失實，上憐之。若言官得罪，所損不小。眾始歎服。西僧大寶法王來朝，或請駕親勞之。原吉曰：夷人

慕義遠來宜示以義設使萬乘一屈下必有走死而不顧者矣。上曰爾欲效韓愈耶乃不出勞宅日法王入見。上命原吉拜之原吉曰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况夷狄耶長揖而已。

十月阿魯台叛數寇邊。

下夏原吉
吳中獄
方賓自殺

十一月下戶部尚書夏原吉刑部尚書吳中獄兵部尚書方賓自殺時。上以北虜携貳命大臣議將親征原吉等共議宜且休養兵民而嚴勅邊將備禦未奏會。上召賓奏言今糧儲未足未可興師遂召原吉問邊儲多寡對曰僅給將士備禦之用不足以給

大軍且言頻年師出無功戎馬資儲十喪八九災疘間作內外俱疲况。聖躬少安尚須調護勿煩六師

上不懌即令原吉往視開平糧儲既而吳中入對

與方賓同。上益怒召原吉還籍其家與中等皆繫

內官監獄于是賓懼自殺時禮部尚書呂震數乘間

言賓與中原吉皆儉邪誣罔。上信之命戮賓尸將

殺原吉等召楊榮問原吉等平昔所為榮力言其無

他此三人者惟以數征北虜之餽運為憂論才力或

不及儉邪未之見也。上由是怒稍釋置不問。

壬寅 永樂二十年

阿魯台寇
與和
上决意親
征

三月阿魯台寇與和殺守將都指揮王煥。上遂决
意親征。戒誓將士。誡日啓行。駕及鷄鳴山。虜聞之
夜遁。

五月辛未。車駕發隰寧。次西涼亭。西涼亭者。故元
往來巡遊之所。上望其頽垣遺址。樹木鬱然。謂侍

臣曰。元氏創此將遺子孫。為不朽之圖。豈計有今日。
書云。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况一亭乎。

禁軍士斬
伐樹木

可以為殷鑒矣。因下令禁軍士斬伐樹木。
六月開平報虜復攻萬全。上召諸將問計。皆曰宜
分兵還擊之。上曰不然。此詐謀也。虜慮大軍逕擣

其巢穴。故為此牽制之術。然其眾不多。知大軍北行。

必已喪膽。况敢攻城哉。不足慮也。

七月次殺胡原。前鋒獲諜者言阿魯台聞。車駕親

征。大懼。盡弃其馬驢牛羊輜重于濶深海之側。與其

家屬遠遁。乃發兵焚其輜重。收其孳畜。遂命班師。召

諸將諭曰。所以羽翼阿魯台為悖逆者。兀良哈之寇

也。當還師剪之。遂簡步騎分五道疾進。至屈列兒河。

虜眾驅牛馬車輜西奔。上麾兵進擊。斬首數百級。

餘眾潰走。追奔數十里。抵其巢穴。擒斬虜酋數十人。

盡收人口牛羊駝馬十餘萬而還。

阿魯台自稱可汗

九月 車駕還京師
閏十二月阿魯台弑其主本雅失里自稱可汗
癸卯 永樂二十一年

二月蜀主椿薨謚曰獻

五月常山護衛指揮孟賢等謀不軌事總旗王瑜告變賢等伏誅先是 上以疾多不視朝中外事悉啓

皇太子處分儉邪之徒不便而中有黃儼江保等素厚趙王常陰為之地日譏 皇太子之短于 上前希得進見且詐造毀譽之書傳播于外謂 上注意高燧以狂誘外人由是賢等遂萌邪志而欽天監

孟賢謀不軌

官王射成與賢善密語賢曰觀天象不久當有易主

之變賢等邪謀益急與其弟子孟三等晝夜潛謀連結

貴近圖就宮中進毒藥于 上候晏駕卽以兵劫內

庫豫令高正偽撰遺詔付中官楊慶養子至期從禁

中頒出廢 皇太子而立趙王布置已定正密以告

其甥護衛總旗王瑜瑜駭曰舅氏柰何為滅戶計泣

諫不從瑜遂詣闕告 上大驚急捕賊既悉得御右

順門親鞫之召 皇太子趙王文武大臣皆至上覽

所偽撰遺詔震怒 立捕楊慶養子斬之 上顧高

燧曰爾為之耶皇太子為之營解曰高燧必不預謀

車駕復北征

胡濛進瑞光圖呂震進賀上正色却之

此自下人所為耳遂悉伏誅籍沒其家陞瑜遼東衛千戶尋擢錦衣衛指揮同知

七月車駕復北征次于宣府時虜中有來降者言阿魯台將犯邊上召諸將諭曰朕當出兵先駐塞

外以待之虜不虞吾兵已出因而擊之可以成功

八月禮部左侍郎胡濛進瑞光圖及榔梅靈芝具奏

云今歲萬壽聖節太岳太和山頂金殿現五色圓光

紫雲周帀踰時不散又石山產靈芝榔梅結實符盛

往年此聖壽之徵也于是禮部尚書呂震率文武百

官進賀上正色却之

九月朔駕次沙城虜中阿失帖木兒古網台等率

妻子來降言阿魯台今夏為瓦剌脫歡所敗掠其人

畜始盡部落潰散無所屬今聞天兵復出疾走遠遁

豈復有南意授阿失等俱正千戶

十月駕次上莊堡韃靼王子也先土干率眾來降

上喜謂羣臣曰遠人來歸宜有以旌異之乃封為

忠勇王賜姓名金忠

十一月駕還京師

甲辰永樂二十三年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以侍讀學士曾棨侍講余鼎為

考試官取葉恩等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邢寬梁禋孫曰恭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大閱

四月巳酉 車駕發北復親征胡寇

五月濬縣蝗螻生知縣王士廉以失政自責齋戒率僚屬者民禱于八蜡祠越三日有烏數萬食蝗殆盡

皇太子聞而嘉之顧侍臣曰此誠意所格耳

次長樂鎮楊榮金幼孜侍 上曰漢高祖過柏人慮

迫於人今朕至長樂思與天下同樂何時而庶幾也

榮等對曰陛下聖志如此天必助順矣

浙江麗水福建政和二縣賊首周叔光王均亮等聚

衆劫掠漸致滋蔓巡按御史王復奏請兵進勦楊榮

金幼孜曰此愚民無知或為有司所苦或窘於衣食

逃竄山林求活朝暮耳若寬而撫之當各散矣急之

恐未易獲且堅其為盜之心况兵戈所加不免枉及良善

上曰卿言良是可令巡按御史及浙江福建三司招撫如負固不服調軍勦之未遲

車駕次清水源阿魯台遠遁 上召楊榮金幼孜論

曰朕夜夢神人告朕曰上帝好生如是者再是何祥

復親征胡寇 王士廉以失政自責

有烏數萬食蝗殆盡

至長樂思與天下同

皇明通紀 卷之五
也。豈天意屬意茲寇乎。榮幼孜言承天意。勅使諭虜。赦其不臣之罪。班師還京。上曰：此朕意也。遂遣中官史力哥往虜中諭其部落來歸。

虜隻影不見

六月 車駕次答蘭納木兒河。彌望惟荒塵墊艸。虜隻影不見。先鋒陳懋金忠引兵抵白邨山下。咸無所遇。以糧餉不繼。乃命班師。

七月 駕次翠微岡。上御幄殿。諭楊榮金幼孜曰：東宮歷涉年久。政務已熟。還京後。軍國事悉以付之。朕優游暮年。以享安和之福。不亦可乎。榮幼孜對曰：東宮孝友仁厚。天下屬心也。允稱 皇上付託。

上悅

上不豫

上崩

是月十六日巳丑次蒼崖戍。上不豫。次日次榆木

川。上大漸。遺命傳位。皇太子十八日辛卯。上

秘不發喪

崩。享年六十五。司禮太監馬雲孟驥等密召楊榮金幼孜入御幄。議以六師在外。去京師尚遠。秘不發喪。

亟命工部官括行在及軍中錫器。悉以入內幄。召匠入。銷錫製為柶。柶成。權斂而錮之。殺匠以滅口。命光祿朝夕進膳如常儀。益嚴軍中號令。人皆莫測。

八月楊榮等奉 大行仙計至京師。皇太子即遣

皇太孫赴開平迎梓宮。皇太孫瀕行啓。皇太

仙計至京師

東宮圖書
可權付太
孫

梓宮至京
師

出夏原吉
吳中于獄
原吉首言
省供億

繼請撫流
民罷西洋
取寶船數
事

出黃淮楊
溥金問于
獄

子曰出外有封章白事非印識無以防偽。皇太子
顧侍臣楊士奇等曰渠言良是但行急新製則不及
士奇對曰大行皇帝初授東宮圖書可權付太
孫歸即納上皇太子從之即取授太孫曰此
大行皇帝初授我者有啓事以此封識來此不久亦
當歸汝汝就留之既行皇太子謂士奇曰汝此說
是雖出從權亦事幾之會昔大行臨御儲位久未
定浮議喧騰吾今就以付之浮議何由興
皇太子至雕鶚堡遇梓宮哭迎軍中始發喪
是月初十日壬子梓宮至京師

出前戶部尚書夏原吉刑部尚書吳中于獄原吉等
繫內官監四年至是皇太子親臨繫所與共哭令
出視事原吉首言東南民力困於漕運請幸南京以
省供億繼請撫流民罷西洋取寶船止雲南交趾採
辦金銀數事
出前右春坊大學士黃淮及洗馬楊溥正事金問等
于獄三人繫錦衣衛獄者十年楊溥在獄中十年家
人供食久數絕糧不能繼又上命叵測日與死為
鄰愈勵志讀書不輟同難者止之曰事已如此讀書
何用答曰朝聞道夕死可也五經諸子讀之數回已

而得釋晚年遭遇為閣老大儒朝廷大制作多出其手獄中讀書之功居多云

八月十五日丁巳皇太子即位赦天下

復前戶部尚書夏原吉刑部尚書吳中官

減賦北直隸山東棗四十萬斤楊士奇入奏事上

望見士奇來笑謂蹇義原吉曰新華蓋學士來奏事

必有理試共聽之士奇奏言恩詔甫下而惜薪傳旨

賦北京山東棗八十萬斤以供香炭其數太多民何

以堪上喜曰吾固知學士來言必有理即命減四

十萬顧義等曰汝三人吾所倚非輕但有事須盡言

庶幾以輔吾不逮

詔止西番取寶船

赦解縉妻子還鄉官其子禎中書舍人

止西番取寶船
赦解縉妻
子還鄉

縉初被殊遇文皇嘗手書大臣十人蹇義等名

授縉曰汝疏其人品十人者皆與縉相善縉具實

對曰義天資厚重中無定見夏原吉有德有量不

遠小人劉儁雖有才幹不知顧義鄭賜可謂君子

頗短于才李至剛誕而附勢雖才不端黃福秉心

易直確有執守陳瑛刻于用法好惡頗端宋禮懇

直而苛人怨不恤陳洽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方賓

簿書之才駟儉之心奏上上以示東宮曰至剛

皇明通紀

卷之三

三

正風化當
自家族始

罷海子至
西湖巡視
官
山澤之利
與民共之

黜太常少卿周納為交趾所屬知府納永樂中為祠
祭郎上疏請封禪不許未幾丁憂至是來朝上曰
諛佞之人宜寘遠外不可以玷朝班遂有是命
寧王權奏欲來朝又言江西非其封國上遣書答
曰叔欲來見感親愛之厚姪欲見叔亦切惓惓但
祖訓不敢違也所云江西非所封之國與各王封鎮
不同叔受之先帝已二十餘年為國南屏非封鎮
而何惟叔審之
免遠安王貴燮巴東王貴煊為庶人二人前嘗誣告
其父有不軌謀至是免之諭羣臣曰正風化當自家

族始

罷海子至西湖巡視官謂尚書蹇義曰古者山澤之
利皆與民共之朕之心凡可推以利民者雖府庫之
儲不吝况山澤所產哉

九月癸酉朔上大行皇帝謚曰體天弘道高明廣
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仁孝皇后仁孝慈懿
誠明莊獻配天齊聖文皇后

癸未禮部尚書呂震言於上曰今喪服已踰二十

七日請如太祖太宗皇帝遺命倣漢制以日易

月釋衰從吉服烏紗冠素服黑角帶臨朝上命廷

臣議楊士奇以為不可黃淮亦與士奇合震顏色奮然蹇義從旁解之請兼取二說具奏上宜服素衣冠黑角帶羣臣皆從君服報可明旦上素冠麻衣麻經出視朝文臣惟學士武臣惟英國公如上所服餘文武羣臣之服皆從義等所定朝退上召蹇義原吉及士奇等諭曰呂震昨奏易服云皆與汝等議定然後奏聞時吾已疑其非但聽臣下易之梓宮在殯吾豈忍易後聞士奇言始知其妄士奇所執是。因歎曰張輔知禮六卿乃有不及又顧義曰汝所折衷亦未當然不必再以語人羣臣聽從其便

張輔知禮

賜蹇義楊士奇楊營金幼孜銀圖書各一

次日賜蹇義楊士奇楊榮全幼孜銀圖書各一其文曰繩愆糾繆諭之曰卿等皆國舊臣祇事先帝二十餘年又事朕於春宮練達老成今朕嗣位之初軍國之務重須卿等協心贊輔凡政事有關失或羣臣言之而朕未從或卿等言之而朕不從悉用此印密疏以聞其母憚于再三言之君臣之間盡誠相與庶幾朝無闕政民不失所而朕與卿等不負祖宗付託之重義等頓首受命

十月 冊妃張氏為皇后郭氏為貴妃李氏為賢妃冊立皇太孫為皇太子封次子瞻埈為鄭王瞻墉

冊立皇太子

皇明通紀 卷三
爲越王、瞻墀爲襄王、瞻垌爲荆王、瞻塢爲淮王、瞻端
爲滕王、瞻垌爲梁王、瞻埏爲衛王、越滕梁衛四王、後
絕國。

召掌交趾布按二司事工部尚書黃福還以兵部尚
書陳治鎮交趾布按二司事悉令掌之福治交趾徇
民所好祛民所惡勞輯訓飭躬勤不倦每戒郡邑吏
曰新造之邦宜修撫字政令條畫親爲究心交人愛
載如父母中朝士大夫以遷謫至者咸加恩恤疾病
躬造視之拔賢者與之共事及以道教其民中爲忌
者誣奏福有異志文皇深照其妄曰此君子不容

誦舉人才

于小人寢其奏福居交趾十八年上念其久勞于
外召還交人扶老攜幼送之號泣不忍別

賜緣邊將士鈔幣

詔舉德性惇篤行止端方材能出衆政績顯著或文
學堪稱識見優遠諸人才并嚴蔽賢濫舉連坐之法
賜緣邊將士鈔幣時上御西角門視朝顧謂侍臣

曰今日始寒重城中猶覺凜凜守邊將士晝夜嚴警
始不可勝遂命書勅遣使賜以鈔幣

方孝孺輩皆忠臣

十一月朔赦奸黨族屬並放還家給還田產上謂
侍臣曰方孝孺輩皆忠臣也宜從寬典
趙王高燧奏辭常山左右二護衛從之

上御西角門閱廷臣誥辭。顧謂楊士奇、楊營、金幼孜曰：卿三人及蹇、夏二尚書，皆先帝親任舊臣。朕方倚以自輔，凡朕所行，卿等共知其有未善者，即當盡言。觀前代人主，有一履帝位，輒自尊大，惡聞直言。左右之人，雖素所親信，亦畏威順旨，緘默取容。或賢良之臣，不肯默默言之，一再而不見聽，亦退而絕口，以圖自全。致令人主因循肆志，卒致覆敗。朕與卿等當深以為戒，君臣一體，始終協心，庶幾可以共圖久安。因取五人誥辭，親筆增二語云：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曰：此實朕心，卿等勉之。

捕治舒仲成既而罷之

捕治前御史舒仲成，既而罷之。初，上監國時，仲成嘗以事忤旨，逕遷湖廣按察副使。至是因事命都察院逮治之。楊士奇上疏言：向來小人得罪者多，陛下即位皆宥之。今追理仲成，即詔書不信。漢景帝為太子，詔衛綰不赴即位，進用綰，前史譴之。上覽疏喜，即有旨罷治仲成，而降勅獎諭士奇。十二月，禮科給事中黃驥極陳西域賈胡入貢西人受害乞罷其貢，上嘉納之。

是月庚申葬長陵。作觀天臺于禁中。

作觀天臺于禁中

仁宗昭皇帝

乙巳 洪熙元年

正月壬申朔、上御奉天殿朝羣臣設樂不作羣臣
止行五拜三叩頭禮

罷給朝覲
官孳牧馬

罷給朝覲官孳牧馬先是兵部尚書李慶言于上
曰今歲北方民畜馬頗蕃皆送至京以散軍伍操用
尚餘數千欲散民間則民甚敝不可重困之今遠近
方面朝覲官皆集請每員給馬一匹令牧之其孳生
准民間例無者追陪太僕寺提督考較上令與蹇
義原吉議亦從慶言乃下令行之楊士奇力陳不可

楊士奇力
陳不可

曰朝廷以禮徵賢上者授方面郡守次者授百執事
今皆役之畜馬以蕪民是貴民而賤官也上曰慶
幾誤朕顧士奇曰少頃即批出罷此令內批兩日不
出兵部已督責朝覲官領馬者過半矣士奇復奏
上曰吾偶因事稽緩爾當即批出午刻上御思善
門召士奇曰內批豈真忘之初聞汝言即遣人觀李
慶輩呂震輩交口忿爾朕念爾孤立慮為衆所傷故
不欲因汝言而罷此令今有名矣出示一疏乃陝西
按察使陳智言按察司所以肅庶官貞百度而太僕
得臨之歲徵駒與下民等憲綱掃地矣上曰爾就

李慶章不識大體

據此草勅止散馬士奇叩頭曰古人有言陛下知臣臣不孤矣上曰繼今令有不便惟密與朕言李慶章不識大體不足語也但皆先朝舊臣未可遽退耳

建弘文閣

大祀天地神祇奉一皇祖皇考配

命內官監太監鄭和領下番官軍守備南京

劉儁忠節

上諭禮部尚書呂震曰往年劉儁從征交趾陷賊不屈而死禮官不言朕思婦人盡節於夫尚有旌典况大臣捐軀為國可無褒卹其贈儁太子少傅謚節愍

復嘆謂震曰忠臣之心皆欲立功報國不能成功則惟守義若身為大臣惟阿順取容為保祿固位之計國亦何賴

命北京諸司悉加行在二字復建北京刑部及行在後軍都督府上時決意欲復都南京云

禁民告誹謗

諭刑部尚書金純等曰自宮以求用者惟圖一身富貴而絕其祖宗父母古人求忠臣於孝子彼於父母尚不顧豈有誠心事君朕已決意不用此等人爾須嚴切禁止

趙王高燧之國彰德。

命征夷將軍榮昌伯方智率師討交趾黎利。

徙岷王榷于武岡。

遣漢王高煦子瞻圻於鳳陽守皇陵。文皇北征晏

駕高煦子瞻圻在北京凡朝廷事潛遣人馳報一晝

夜六七行高煦日亦遣數十人入京師潛伺幸有變

上固知之顧益厚遇倍加歲祿賜麥萬計先是瞻

圻憾父殺其母屢發父過惡文皇曰爾父子何忍

也至是高煦悉上瞻圻前後覘報朝中事又曰廷議

旦夕發兵取安樂上召瞻圻示之曰汝處父子兄

弟間讒構至此乎穉子不足誅遣鳳陽守皇陵

四月詔免山東及淮安徐州夏秋糧之半停罷一切

官買物料時有至自南京者上問所過地方何似

對曰淮徐山東民多乏食而有司徵夏稅方急遂召

問少師蹇義所對亦然上坐西角門召大學士楊

士奇等令草詔免稅糧之半及罷官買士奇對曰

皇上憫恤民窮誠出於至仁若斯事亦可令戶部工

部與聞上曰姑徐之救民之窮當如救焚拯溺不

可遲疑有司慮國用不足必持不決之意卿等姑勿

言命中官具紙筆令士奇等就西角樓書詔上覽

詔免夏秋
糧之半

恤民寧過厚

畢命用璽遣使齎行。上顧士奇曰：汝今可語戶部工部，朕悉免之矣。左右咸言：地方千餘里，其間未必盡無收，亦宜有分別，庶不濫恩。上曰：恤民寧過厚，為天下主，寧與民寸寸計較耶？

賓興士率記誦虛文

鄭府審理正俞建輔言：進賢之路，莫重於科舉。近年賓興之士，率記誦虛文，為出身之階。其實才十無二三，蓋有年未二十者，雖稱聰敏，然未嘗究心修己治人之道。一旦僥倖，挂名科目，而使之臨政，往往率意任情，民皆受其弊。自今各處鄉試，乞令有司先行審訪，務得博古通今，行止端重，年過二十五者，許令人

南北兼取

試。比試則務選其文詞典雅，議論切實者進之。會試尤加慎選，庶幾士務實學，而國家得賢才之用。上諭禮部臣曰：所言甚當，其即行之。又曰：科舉之士，須南北兼取，南人須善文詞，而北人厚重。比累科所選北人，僅得什一，非公天下之道。自今科場取士，南士取六分，北士取四分，爾等其定議各布政司名數以聞。

皇太子留南京監國

命皇太子往南京謁祭皇陵。孝陵因留南京監國。時南京屢奏地震，羣臣或請親王及重臣往守之。上曰：非皇太子不可，遂有是命。

製印二及手勅二賜少師蹇義及少傅楊士奇早朝
罷召義及士奇論曰監國二十年爲讒慝所構心之
艱危吾三人共之賴皇考仁明得遂保全言已泣
然義士奇亦淚涕對曰今已脫險卽夷皆先帝之賜
陛下孝誠之效更不煩聖明多慮上曰卽吾去
世後誰復知吾三人同心一誠遂出二勅二印賜二
人義得忠貞印士奇得貞一印皆拜受而退

有進言太平之政者上召蹇義夏原吉楊榮楊士
奇以其章示之義等對曰臣等觀陛下卽位以來
詔書勅旨無非仁政百姓無科歛之擾徭役之繁可

謂治世士奇對曰臣觀陛下之恩澤已覃被天下
但流徙尚未歸瘡痍尚未復遠近猶有艱食之人更
須得二三年休息庶幾人人皆得所上笑曰吾意
非爲此也朕與諸卿相與出自誠心去年各與繩愆
糾謬圖書切望匡輔惟士奇曾封五章進來義三人
皆無一言豈朝政果皆無闕生民果皆安乎三人有
慙色

惟士奇
封五章來

五月上諭蹇義曰御史朝廷耳目之官惟老成識
治體者可任新進小生遽授斯職未達政治之體而
有可爲之權遇事風生以喜怒爲威福以好惡爲是

都御史十
三道之表
率

李時勉羅
汝敬以言
事下獄

非甚者貪穢無籍賢人君子正直不阿往往被其凌辱小人阿順從諛則相與為膠漆其於政事得失軍民利病畧不用心安在其為耳目也爾吏部自今須慎選擢以清風紀既又歎曰都御史十三道之表率如都御史皆清廉公正各道御史雖間有不才亦當知畏憚今之不才者無畏憚矣爾其咨訪可任都御史者以聞

翰林侍講李時勉羅汝敬俱以言事改為監察御史尋下之獄時勉以時政違節條陳二本上之上覽之怒命武上撲以金瓜十六七脇肋已斷其三曳出

不能言時汝敬亦言事但改為御史令日問囚一起言事一章至三上乃下錦衣衛獄先是時勉折脇肉尚不相着及用挺棍而其斷骨忽自接人謂忠臣所感卧病一月而愈

上不豫

是月十一日上不豫召蹇義楊士奇黃淮楊榮至思善門命士奇書勅遣中官海壽馳召皇太子於南京次日上疾大漸遺詔天下傳位皇太子遂崩

○上崩

壽四十八時以皇太子未至未發喪羣臣請鄭襄二王監國

六月初三日皇太子還自南京宮中始發喪

○皇太子卽位

是月十二日庚戌皇太子卽位

七月 上大行皇帝尊謚曰敬天體道推誠至德弘文歛武章聖達孝昭皇帝廟號仁宗

尊母皇后張氏爲皇太后

冊妃胡氏爲皇后孫氏爲貴妃

罷弘文閣命直閣楊溥王進等各還原任仍命溥與楊士奇等同治內閣事

分南北卷取士

定會試分南北卷取士例先是仁宗定一科每百人南取六十北取四十至是復分南北中卷以百名爲率南北各退五名爲中卷北卷則北直隸山東河

南山西陝西中卷則四川廣西雲南貴州及鳳陽廬州二府徐滁和三州餘皆南卷

八月敕修太宗仁宗兩朝實錄

九月壬寅葬獻陵

皇明通紀集要卷十五終

皇明通紀

卷十五

洪熙

三

武氏王寅葬 禮刻

八民煉新 太宗 正宗兩傳實錄

二南命維時 二賦翁昔南卷

清山西列丙申卷四西賦西裏南貴州文賦

皇明通紀集要卷十六

東莞 陳建輯 太學臣江旭奇訂

宣宗章皇帝

丙午 宣德元年

高煦獻元宵燈

正月漢王高煦遣人獻元宵燈復書報謝

二月禮部進耕籍田儀注 上觀之謂侍臣曰先王

制籍曰以奉粢盛以率天下務農天子公卿躬秉耒

耜所貴有實心耳為人君者誠念創業艱難愛恤蒼

生使明德至治達於神明則黍稷之薦不待親耕矣

農夫勤苦終歲猶不免於饑寒國家誠輕徭薄賦貴

三推五推
何益於事

農重穀。禁止游食。則人咸樂於耕稼。不待勸率矣。不然。三推五推。何益於事。

三月陳智方政討黎利。兵敗於茶籠。

四月太子太保禮部尙書呂震卒。以胡濙爲禮部尙書。

命成山侯王通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都督馬瑛。充叅將。往交趾征勦叛寇。撫安軍民。仍命尙書陳洽叅贊軍務。削陳智方政官爵。

上視朝罷。御文華殿。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侍。

上曰。太祖皇帝祖訓有云。四方諸夷。及南蠻小國。限

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供給。得其民不足使

令。又云。若有自不忖量。來擾我邊。彼爲不祥。若不爲

中國患。而我興兵伐之。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

中國富彊。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切記不可。後因黎

民弑其國王。毒害國人。文皇帝不得已。有弔伐之

師。初意但討平黎賊。之後卽求前王子孫立之。蓋興

滅繼絕之盛心也。而前王子孫爲黎賊殺戮已盡。乃

徇土人之請。建郡縣。置官守。非出太宗本心。自是以

來。交趾無歲不用兵。一方生靈遭殺已多。中國之人

亦疲于奔走甚矣。皇考常念及之。深爲惻然。故卽位

之詔于彼特原。昨日遣將出師。朕通夕不寧。誠不忍生靈之無辜也。反覆思之。只欲如洪武中及永樂初。使自爲一國。歲奉常貢。以全一方民命。亦以休息中土之人。如何。義等皆未有對。上曰。此固不背祖宗之心。義原吉對曰。文皇帝平定此方。勞費多矣。今小醜作孽。何患不克。若以二十年之勤勞。一旦棄之。豈不上損威望。願更思。上顧士奇。榮曰。卿兩人云何。曰。陛下此心固天與祖宗之心。交趾于唐虞三代。皆在荒服之外。當時不有其地。而堯舜禹湯文武不失爲聖君。漢唐以來。交趾雖嘗爲郡縣。叛服不常。喪師費財。不可殫紀。漢元帝時。珠厓反。發兵擊之。連年不定。有司議罷珠厓郡。前史稱之。夫元帝中主猶能布仁行義如此。况陛下父母天下。何用與此豕豕輩較得失耶。原吉曰。容臣等四人更審思以對。上曰。但朕素志如此。本不係用兵之如何。明日士奇榮奏事畢。上曰。昨日所論交趾事。朕意有在矣。卿兩人意與朕同。第未可以遽言耳。

五月擢戶部左侍郎陳山爲戶部尙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改禮部右侍郎張瑛爲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並入內閣。參預機務。

爲孝有道

高煦反上親征討平之

禮部奏錦衣衛總旗衛整女母病篤刲肝煮液飲之而愈。宐旌表。上曰：爲孝有道。孔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剖腹割肝，此豈是孝？若致殺身其罪尤大。况太祖皇帝已有禁令，今若旌表，使愚人效之，豈不大壞風俗？女子無知，不必加罪。所請不允。八月，漢王高煦反。上親征討平之。高煦在樂安，未嘗一日忘反。仁宗崩，謀益決，招集亾命，復遣人密約英國公張輔等，俾爲內應。輔卽縛其人白于上。上夜召輔臣入議之。楊榮首勸上親征。上有難色。原吉曰：臣昨見命將而其色變，退語臣等而泣。在廷

如此，則其臨事可知。且兵事貴速，宐卷甲韜戈，以往一鼓而平之。所謂先聲有奪人之心也。楊榮言是上意，遂決。明日諭百官親征。辛未發京師，晝夜兼程而進。癸酉，駕過楊村，馬上顧問從臣曰：試度高煦計安出？或對曰：樂安城小，彼必先取濟南爲巢窟。或對曰：彼曩不肯離南京，今必引兵南去。上曰：不然。濟南雖近，未易攻。聞大軍至，亦不暇攻。護軍家在樂安，不肯弃此走南京。高煦外多誇詐，內實怯懦。臨事狐疑，展轉不能斷。今敢反，輕朕少年新立，衆心未附。又謂朕不能親征，卽遣將來，得以甘言厚利誘餌，幸成

皇明通紀 卷一百一十五
事。今聞朕行已。胆落敢出戰乎。至卽擒矣。戊寅獲樂安歸正人。益知賊中虛實。言賊初約靳榮取濟南山。東布按二司官覺之。防榮不得發。又聞大軍至。不敢出。朱恒應天人。方言宐引精兵取南京。得南京大事成矣。衆不從。曰爾顧赴家。奈我輩何。又曰高煦初聞陽武侯等將兵攘臂。喜曰此易與耳。聞親征始懼。于是授歸正人官。厚賞給榜。令還樂安諭衆。上仍書諭高煦曰。張敖失國。本之貫高。淮南受誅。始于伍被。今六師壓境。王卽擒獻。倡謀者朕與王除過。恩禮如初。不然一戰成擒。或以王爲奇貨。縛來獻。悔無及矣。

辛巳昧爽。駐驛樂安城北。城中黑氣黯黯。我兵壁其四門。賊乘城舉砲。我軍發神機銃箭。聲震如雷。城中股栗。諸將請卽攻城。上不許。勅諭高煦。再遣勅皆不答。圍中人多欲執獻高煦者。高煦密遣人詣行帷。願假今夕。訣妻子。明旦出歸罪。上許之。是夜高煦盡焚兵器。及交通逆謀書。壬午移驛樂安城南。高煦將出。王斌等立止曰。寧一戰歿。無爲人擒。高煦給斌等復入宮。遂潛從間道出見。上羣臣請正典刑。上不允。以劾章示高煦。高煦頓首言。臣罪應萬歿。惟陛下命之。上令高煦爲書。召諸子同歸京師。赦城

中罪止同謀。脇從者不問。庶人至京，鎖繫大內，逍遙城一日。上欲往觀，左右力止不聽。及至，熟視久之。庶人出不意，伸一足勾。上仆地，左右卽扶起。上大怒，亟命壯士舁銅缸覆庶人，缸重三百斤。庶人有，力頂負，缸起，積炭缸上，如山。燃炭逾時，火熾，銅鎔庶人，人死。

勅諭趙王

遣駙馬都尉廣平侯袁容、左都御史劉觀齋手勅諭趙王。時高煦旣擒，車駕將還京，尙書陳山迎謁，請乘勝移師彰德，襲執趙王。上召楊榮及蹇義、夏原吉諭之，三人皆請從山言。榮謂安先遣勅趙王，詰其

士奇不可

與高煦連謀之罪，而六師掩至，可擒也。上領之，命榮傳旨令楊士奇草勅。士奇不可，曰：「事須有實。天地鬼神豈可欺乎？且勅旨以何爲辭？」榮厲聲曰：「汝可沮國之大事乎？」令錦衣衛責所係漢府人狀，云與趙連謀，卽事之因。何患無辭？」士奇曰：「錦衣衛責狀，何以服人心？」因謂榮及義原吉曰：「太宗皇帝惟三子，今上親叔二人，一人有罪者不可恕，其無罪者當厚待之。有疑則嚴防之，亦可無虞。庶幾仰慰皇祖在天之靈矣。時惟楊溥意與士奇合。溥曰：「吾二人請見上，明其大義，兵必不可移，門者不納，義乃以士奇言白。」

惟楊溥意與士奇合

始思士奇言

上上意不懌然亦不復言移兵遂還京自是道中有顧問惟召榮及義原吉不復召士奇及溥上至京始思士奇言不復及彰德事然言者猶喋喋請盡削王護衛且請召趙王拘之京師上皆不聽乃召士奇諭曰言者論趙王益多如何對曰今日宗室惟趙王最親當思保全之毋惑羣言上曰吾亦思之皇考于趙王最友愛且吾今惟一叔奈何不愛然當思所以保之之道乃封羣臣言章遣袁容及劉一齋以示之使自處士奇曰更得璽書親諭之尤善上從之容等至趙王大喜曰吾生矣即獻護衛且上表

使朕不失親親禮卿之力

謝恩而言者始息已召士奇曰使朕不失親親禮卿之力也

討黎利不利

交趾總兵官成山侯王通帥師討黎利不利兵部尚書陳洽歿之

少保大學士黃淮有疾上疏乞骸骨不許令歸田養疾疾愈仍來供職

交趾平州知州何忠為黎利所執歿之

十月復檀凱貴州思州府通判凱在官九載當陞其

民詣闕乞留上聞而歎曰民不恤萬里跋涉求其

復任必其撫字有道命即還任予正五品俸以優之

復檀凱通叛

釋李時勉之囚

賜鍍金銀刻圖書

騶虞見

皇明通紀 卷五
釋翰林侍讀李時勉之囚復其官

丁未 宣德二年

二月 上御文華殿召輔臣蹇義等賜鍍金銀刻圖書賜義圖書曰忠厚寬弘賜原吉曰含弘貞靖賜士奇曰端方貞靖賜榮曰方直剛正賜淡曰清和恭靖會試天下舉人取趙鼎等一百人

三月廷試賜馬瑜杜寧謝璉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騶虞復見楊榮獻頌

命定遠侯柳升帥師赴交趾征黎利以兵部尚書李慶叅贊軍務

命都督僉事山雲充總兵官佩征蠻將軍印鎮守廣西時徭獍數叛擾邊故命雲鎮之

四月廢晉王濟熿為庶人安置鳳陽

六月和寧王阿魯台瓦剌順寧王脫歡亦力把力歪思朝貢

七月黎利陷隘留關逮鎮遠侯顧興祖下獄

十月安遠侯柳升敗歿于交趾先是升兵入交趾賊

于官軍所經之處悉列柵以守升既連破之直抵鎮

夷關升有矜色升雖勇然不好謀史安陳鏞言于李

慶曰總戎之志驕矣公宜力言之且夷情譎詐不可

柳升敗於交趾

吾輩見危授命

人思福深

以屢敗忽之安知其不示弱以誘我况勅書數次戒說謂賊專以設伏取勝不宐輕率待之公宐速入言之時慶已病強起與升力言升唯唯而已中實無戒慎意明日前進以百騎獨先之副將崔聚及慶等皆在後升前渡橋既渡橋遽壞後軍阻不得進賊伏兵四起升被創歿明日慶病卒又明日崔聚被圍聚固宿將倉卒賊驅象鬪衆亂聚被執賊大呼官軍降卽不殺安鏞皆曰吾輩見危授命耳皆歿之

工部尙書黃福歸自交趾先是馬騏既激變交趾陳洽繼福掌布按二司卽累奏乞還福舊任以交人思

王通棄交趾還

福之深上從之命福與柳升偕行我師既失利福爲賊所得皆下馬羅拜曰我父母也公向不北歸我曹不至此言已皆泣福斥之諭以順逆之理賊終不忍加害其酋長餽以餼糧乘以肩輿贈以白金送之出境至隴州福悉以所贈歸之官

成山侯王通棄交趾帥師還柳升等既敗歿通大懼乃集將士議以城不可守戰不可勝不若全師北歸

衆皆從之乃與黎利約和且爲利請立陳氏後于朝遂棄交州城引師還通至京宥歿革爵

黎利寇陷諒江府知府劉子輔歿之

高乞立為陳氏後

黎利遣人進前安南陳王三世孫暲表乞立為陳氏後。上覽之密示英國公張輔。輔對曰：此不可從。將士勞苦數年，然後得之，此表出黎利之譎，當益發兵誅此賊耳。輔退，乃召蹇義、夏原吉問之。二人對曰：舉以與之，無名，徒示弱于天下。二人退，復召楊士奇、楊榮論。以三人對曰：今日吾與汝兩人決之。榮對曰：永樂中費數萬人命得此，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蘇，發兵之說必不可從。若因其請而與之，可轉禍為福。上顧問士奇云：何對曰：榮言當從。求立陳氏後者，太宗皇帝之初心，求之不得，乃郡縣其地，十數年來

民兵困于交趾之役極矣。此皆祖宗之赤子行。

祖宗之初心以保祖宗之赤子。此正陛下之盛德。

何謂無名且漢棄珠崖前史為榮。何謂示弱。臣侍

仁宗久。聖心數數追憾此事。願陛下今日明決。

上曰：汝兩人言正合朕意。皇考言吾亦聞之屢矣。

明日朝罷，出暲表示論文。武羣臣曰：論者不達止戈

之意，必謂從之不武，但得民安，朕何恤人言。遂遣工

部左右侍郎李琦、羅汝敬齋詔冊封陳暲為安南國

王。罷征南兵。

十一月 皇子生，赦天下，孫貴妃所生。

罷征南兵

皇明通紀

宣德

皇后胡氏
上表讓位

十二月 皇后胡氏上表讓位賜號靜慈仙師退居
別宮冊立孫貴妃為 皇后先是皇子既生胡氏稱
疾請閑貴妃遂正位中宮既而 張太后憐胡氏之
賢仍命居清寧宮進膳如常儀每燕會必命居 孫
后之右焉

以黃福為戶部尚書尋改南京

薛瑄為監察御史瑄山西河津人幼穎悟年十二作
詩賦監司奇之稍長從范魏二先生講周程張朱書
歎曰此道學正脉也遂焚其所作詩賦專心於是至
忘寢食舉鄉試第一登進士至是授御史內閣楊士

薛公見不
可得

奇等令人邀瑄欲一識面瑄曰某忝糾劾之任無相
識之理一日三楊于班行中尋識之曰薛公見且不
可得况得而屈乎稱歎而已

太公之心
在當時
伯夷之心
在萬世

上御文華殿儒臣進講孟子 上曰伯夷太公皆處
海濱而歸文王及武王伐紂太公佐之伯夷扣馬而
諫所見何以不同對曰太公以救民為心伯夷以君
臣之義為重 上曰太公之心在當時伯夷之心在
萬世無非為天下生民計也

戊申 宣德三年

二月冊 皇長子祁鎮為 皇太子

冊皇長子
為皇太子

皇明通紀

宣德

上

贈祭交趾
少節諸臣

三月工部侍郎李新安、河南還言山西民飢流徙至南陽諸郡不下十餘萬口，有司軍衛各遣人捕逐，民死亾者多。上諭戶部尚書夏原吉曰：民饑流移，豈其得已。仁人君子所宐矜念，今乃驅逐使之失所，不仁甚矣。其卽遣官往同布政司及府縣官加意撫綏，發倉廩給之，隨所至居住，有捕治者罪之。

五月贈祭交趾少節諸臣。汝南王有勲，新安王有熹，以罪免爲庶人。

六月楊士奇退朝，閉門謝客，而楊榮頗通請謁。上召榮責之曰：卿何不恤外議，榮頓首曰：臣日侍彤庭

吳中下獄

與天顏相接，他人欲見而無隙，若不啓門以納天下之士，兵民休戚孰得而知。上悅。

工部尚書吳中下獄中，私以官木磚瓦作私弟故也。八月壬午第二子生，是爲郟王。

兀良哈侵
入塞下

上以是時秋高馬肥，恐胡虜擾邊，欲親歷諸關警飭兵備，遂勅諸臣整齊士馬以俟。丁未車駕發京師，渡潞河，駐驛虹橋。辛亥車駕至石門驛喜峯口，守將奏報兀良哈率萬騎侵邊，已入塞下。諸將有請益徵兵者，上曰：孽虜無能爲，但謂吾邊無備，故敢來。若知朕在此，當驚駭走矣。今惟擒之勿縱也。從此出喜峯

已卯車駕
出喜峯口

虜始知上
親征

口路隘且險單騎可行若候諸將並進恐緩事機朕以鐵騎三千先進出其不意擒之必矣乙卯車駕出喜峯口夜軍士皆啣枚歛甲韜戈馳四十里昧爽至寬河距虜營二十里虜望見以為戍邊之兵即悉眾來戰上命分鐵騎為兩翼夾擊之上親射其前鋒三人殪之兩翼飛矢如雲虜不能進繼而神机銃疊發虜人馬死者大半餘悉潰走上以數百騎直前虜望見黃龍旗始知上親征悉下馬羅拜請降皆生縛之上喜大饗又親製詩歌慰勞之甲子詔班師癸酉車駕至京師謁告太廟朝皇太后置酒上

壽

加忠勇王金忠太保以討元良哈魯前斬馘功多也十月擢通政使顧佐為右都御史左都御史劉觀有罪下獄謫居遼東先是上召楊士奇楊榮至文華

今日之貪
莫甚劉觀

殿諭之曰京師端本澄源之地年來貪濁之風滿朝何也士奇對曰貪風永樂之末已作但至今日甚耳上問今日之貪誰最甚者榮對曰莫甚劉觀士奇曰風憲所以警肅百僚憲長如此則不肖御史效之不肖御史差出四方則不肖有司皆效之上撫掌歎曰除惡務本因問廷臣中今誰可使掌憲者士奇對

除惡務本

顧佐廉公有威

曰通政使顧佐廉公有威曾任御史及按察司皆有風采榮曰亦嘗為京尹能防禁下吏政清弊革上喜曰顧佐乃能如此數日有旨令劉觀巡閱河道又數日陞佐右都御史勅令考黜不肖洗滌積弊佐奏出其屬不肖者二十餘人罪甚者發遼東充吏于是御史連章劾奏觀賊貪狼籍并奏其子輻脅制諸道騁私滅公皆明著實迹遂逮觀父子下獄議罪當死特宥之發輻戍遼東而令觀隨往

擢福建按察使邵玘為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時南京諸司緩弛御史尤多貪縱效尤成風賊穢狼籍至是玘奉勅考察奏黜不肖御史三十餘人紀綱大振與北院顧佐齊名

十一月城獨石遂棄開平

巳酉宣德四年

二月顧佐自為都御史憲度嚴明宿弊清革下至吏卒悚厲慄然吏有遭撻者拮據佐之過謂受皂隸賂放歸悉具姓名訴通政司以聞上密以示楊士奇曰爾不舉佐廉乎對曰所訴之事誠有非誣蓋今朝臣月俸止給米一石薪炭馬芻咸資于皂不得不遣半歸使備所用皂亦樂得歸耕實為兩便此京師大

與顧佐齊

皇明通紀 卷三
小臣僚皆然。臣亦然。自永樂以來如此。仁宗皇帝固知之所以增朝臣之俸。上歎曰：朝臣之艱如此。因怒訴者曰：朝廷用一好人，輒為小人所排，欲下法。詞治之。士奇曰：此末事不足上干聖怒，但付佐自治。恩與法並行矣。士奇退。上召佐以吏訴狀授之。諭之曰：放皂歸耕，使給薪芻，京官皆然，不足為過。小人不樂檢束，誣陷正人，汝自治之。佐叩頭退。召吏示之狀。吏恐甚，佐曰：上命我治汝，我姑容汝，但改行為善，竟不治之。上聞之喜曰：佐得大體矣。久之復有囚，告佐累累枉人重罪，不聽訴理。上怒，召樂士奇。

得大體

書諭寧王
曰：此必有重囚教之者。小人排陷正人，不可不究治。遂命法司鞠之。實千戶臧清殺一家無罪三人，當歿。代寫狀教之。誣告。上曰：不誅之，佐何以行事。立命磔清于市。

四月書諭寧王。時寧王權奏，謂祖訓所載祿米，蓋親親次序，無有品級。子孫皆祖宗一氣之分，不與異姓相同。至今四代，乃定品級，恐萬世之下，謂自今日始。其餘語多忿戾。上覽奏，謂侍臣曰：朕自即位以來，恪遵成憲，祿米定品級，皆出舊制，非出自朕。今行之三年，忽有此語，其意蓋未可量，乃復書諭之。

張瑛陳山
俱罷內閣

五月初設鈔關

十月調大學士張瑛南京禮部尚書陳山專教內豎
俱罷內閣之任先是二人俱以從龍舊臣擢用皆不
厭人望上亦察之一日上御左順門遙望見陳
山因問楊士奇曰汝試言山何如人對曰君父有
問不敢不盡誠以對山雖侍陛下久然寡學多慾
而昧于大體非君子也上曰然前趙王事幾為所
誤朕已甚薄之近聞渠于諸司日有干求不厭內閣
政本之地豈可令斯人溷也數日併瑛俱罷內閣之
任

山寡學多慾

帝閱武近郊

正月南朝實錄成

少保戶部尚書夏原吉卒贈太師謚忠靖

皇明通紀集要卷十六終

宣德

七

帝問流涕

政本之地豈可令斯人溺也數月併瑛俱罷內閣
天賦已甚海之近聞亦十諸河以存子求不厭內閣
臣不敏不才愚以器山濤倚... 陛下久然... 臣等
而朕亦大... 陛下... 臣等... 陛下... 臣等... 陛下... 臣等

皇明通紀集要卷十七

東莞 陳 建浙

太學臣 江旭奇訂

庚戌 宣德五年

正月兩朝實錄成

少保戶部尚書夏原吉卒贈太師謚忠靖

按吉天性寬平靡德不報靡怨不釋雖悃偏無矯
節不務悅人人無識不識皆謂吉君子長者呂震

嘗有守城功陳瑄靖難初欲殺吉吉薦瑄才總漕
運嘗有從隸汗所服金織賜衣懼欲逃吉曰汗可

浣何懼為吏壞所寶石硯匿不敢見吉召吏諭曰
物皆有壞吾未嘗惜此慰遣之在部吏捧精微文

書押之因風為墨所汗吏懼即肉袒以俟吉曰汝
何與焉明日袖至上前自咎不謹被汗上命

易之一時卿大夫雅量推原吉第一嘗夜閱文書

撫案歎息筆欲下而止者再其夫人問之吉曰吾適所批者歲終大辟奏也吾筆一下死生決矣是以慘沮而筆不忍下也吉與同列飲于他所夜歸值雪過禁門有欲不下馬者吉日君子不以冥冥惰行其敬慎如此有古大臣之風焉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侍讀學士李時勉侍講錢習禮為考試官取陳詔等一百人

三月廷試賜林震龔錡林文等一百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清明節 上侍 皇太后幸天壽山謁 長陵 獻陵 戊申 上奉 皇太后率皇后還京師道中下馬

從容詢農夫稼穡之事因取所執耒耜三推 上顧

侍臣曰朕三舉未已不勝勞况常事此乎命賜耕夫

人各鈔六十錠一路如之

改江南民運為兌運 頒寬恤之令

增置嘉興府秀水嘉善桐鄉平湖四縣 四月重修玉牒成

朝鮮國王李禔遣使獻海青鷹使還賜王磁器諭王

此所欲不在

國中多珍禽異獸然朕所欲不在此後勿獻 七月加陽武侯薛祿太保尋卒先是命祿佩鎮朔將

軍印帥師巡邊至奇黃嶺遇虜進戰悉斬之盡獲其

家口孳畜捷聞故有是命秋卒遙封斬國公謚忠武
八月朔日當食陰雨不見胡濙等請賀上不許勅羣
臣曰人君所謹者莫大于天戒日食又天戒之大者
惟能脩德行政用賢去奸而後當食不食傳不云乎
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
皆仰之今陰雨不見得非朕昧于省過而然歟况離
明照四方陰雨所蔽有限京師不見必有見者此之
不食天可欺與朕尚圖脩省以荅天意其止勿賀
以監察御史于謙為兵部右侍郎巡撫河南山西
以禮部郎中况鍾為蘇州府知府鍾江西靖安人始

于謙

况鍾

為吏胥呂震薦其才授儀制司郎中至是大臣奏蘇
州等九州大郡號繁劇難治遂擢鍾等九人為知府
授以璽書假便宜從事鍾初視事陽為木納胥有弊
蠹輒嘿識之通判趙忱肆謾侮鍾亦不校既期月一
旦宣勅召府中胥悉前大聲言某日某事竊賄若干
然乎某日某如之羣胥駭服不敢辨立殺六人肆諸
市復出屬官貪暴者五人庸儒者十餘人由是吏民
震悚革心奉命惟謹蘇人稱之曰况青天

况青天

安南黎利篡陳暲而自立利遣使來貢謝罪請封朝
臣或請興師討之上不許遣使封利為安南國王

封利為安南國王

自後朝貢不絕

車駕巡邊

十月丙子車駕巡邊駐蹕玉河諭成國公朱勇等曰
今農收雖畢而禾稼在場民間公私之費皆出于此
扈從官軍不許入民家有所求索違者處以重刑其
申令各營悉知之壬午駐蹕雷家站召學士楊士奇
楊榮金幼孜楊溥問曰唐太宗過此非征遼時乎衆
對曰然上曰太宗恃其英武而勤遠畧此行所喪
不少帝王之鑒戒也又問此山崩于順帝時人率謂
元亡之徵卿等以為何如衆對曰順帝自是亡國之
主雖山不崩國亦亡曰此言正合朕意昔聖帝明

順帝亡國之主

王之世未嘗無災異大抵國之存亡繫其君德之仁
與不仁而已戊子回鑾壬辰車駕至京師庚辰先夕
大雪蓋久未雪至是大雪盈尺上喜而成詩以示
羣臣復賜賞雪宴上閱視擇其有警戒之意者別
錄之而為之序

合譽星見

十二月二十夜合譽星見十九旂大如彈丸色黃白
光耀有彗羣臣表賀

浙江巡撫侍郎成均築捍海隄

辛亥 宣德六年

二月令北直隸地方比照洪武年間山東河南事例

新開荒田
永不起科

民間新開荒田不問多寡永不起科

逮巡按江西御史陳祚下詔獄并籍其家祚吳縣人

永樂中繇庶吉士為河南右叅議以言事謫武當山

佃戶十年宣德始召為監察御史至是巡按江西馳

疏勸上經筵進講大學衍義上覽疏怒其中含

譏諷差官校逮繫至京并其父母妻子家屬下錦衣

衛獄禁錮者數年

井田後世
終不能行

上問侍臣曰古之井田最為善政後世何以終不能

行侍臣對曰自秦開阡陌富强者得以兼并遂致因

循上曰朕惟為國養民在有實惠誠能省徭役薄

養民在有
實惠

徵歛重本抑未便是養民亦何必拘于古法

七月上幸楊士奇宅時上頗好微行一夕漏下二

十刻以四騎出臨士奇宅前報者言范太監士奇倉

皇出迎上已入門立月中士奇俯伏言陛下柰

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而自輕擾擾塵埃昏暗中誰識

至尊萬一或有識之者變起倉卒何以備之上笑

曰思見卿一言故來耳遂屏左右語既竟士奇叩頭

曰車駕今夕俯臨外間明日必有知者萬萬自此慎

出事變不測當慮也駕還宮明日遣太監范弘密問

士奇車駕臨幸曷不謝對曰車駕夜出愚臣迨今中

幸楊士奇

上奇言不虛

心惴慄未已豈敢言謝數日又遣弘問士奇曰今天下平寧上時時微行何足慮堯不微行乎對曰陛下尊居九重恩澤豈能遍洽幽隱萬一有冤夫怨卒者窺伺竊發誠不可不慮後旬餘錦衣衛獲二盜盜嘗殺人官捕之急遂私結約候車駕之玉泉寺挾弓矢伏道傍林莽中作亂時有捕盜校尉亦變服如盜入群盜中真盜不疑以其謀告遂為所獲上既誅二盜歎曰士奇言不虛即日遣范太監賜士奇白金文綺明日士奇入謝上諭盜謀且曰愛朕莫如汝自今如汝言不復微行先是蹇義嘗以天下太平

愛朕莫如士奇

勸上可微行而生日得賜鈔及馬故至是有愛朕莫如士奇之說云

八月忠勇王金忠卒

民地不食之資

戶部言宛平縣民以果園地施崇國寺請蠲其稅上曰民地衣食之資乃以施僧且求免稅甚無謂令亟以還民

十二月大學士金幼孜卒贈少保謚文靖

壬子宣德七年

正月朔日食免朝賀

二月頒寬恤之政以減官田租額為首

宣德

舉文學才
行之士
下詔求賢
御製擬荷
蘭操及招
隱詩

皇明通紀卷十七
三月令各處有司舉文學才行之士

上下詔求賢復出御製擬荷蘭操及四言招隱詩賜
諸大臣荷蘭操曰蘭生幽谷兮曄曄其芳賢人在野
兮其道則光嗟蘭之茂與衆草為伍於乎賢人兮女
其子輔招隱詩曰天之生賢道蘊厥身幼學壯行致
君澤民伊傅孔孟皆古君子孜孜行道未嘗忘世秦
漢之衰以退為賢絕類離倫豈非違天嗟哉若人于
身奚補區區百年草木同腐予嗣祖宗統臨萬邦
求賢圖治宵旰皇皇羣才偕來布列在位道行身尊
百世之貴緬彼山林豈無遺遺往而不來悠悠我思

漱石枕流遠引高蹈雖逸其身而特于道卷阿之詩
梧桐鳳凰爾其翻然予將爾揚

六月脩各郡縣廣濟倉遇有災荒以貸貧民

上賜羣臣御製祖德詩

上親製翰林院銘

七月上燕間閱內庫書畫得元趙孟頫所繪幽風
圖因賦長詩一章召翰林諸臣示之曰幽詩周公陳
后稷公劉王業之所繇興民情早晚之宜以告成王
使知稼穡艱難萬世人君音當鑒此朕愛斯圖為賦
詩欲揭于便殿之壁朝夕在目有所做勵爾其書于

萬世人君
皆當鑒此

圖之右

御史勸懲
得體人自
思慮

蘇州知府况鍾言憲綱有云御史所至之處博訪諸
司官吏廉勤公謹者禮之薦之汙濫奸佞者威之糾
之勸懲得體人自思服至于御史與在外官員相見
禮儀及凡迎詔勅詣學校皆有一定禮制比來各處
公差御史多有逆越禮分各府知府亦自顧闖茸貪
暴畏其糾劾諂諛拜跪甘受詈辱間有奉法持已不
肯阿屈者御史輒求小過擅作威福使賢良不安于
位而邪惡得以苟全伏乞禁約 上命禮部同翰林
院會議申明

福言深遠
可行

八月七在宮中覽尚書黃福贊漕運時言便民數事
出其章示楊士奇且諭之曰福所言皆知慮深遠可
行今六卿中其誰之倫士奇對曰福為人正直明果
一志于國家生民躬勤夙夜具有成績其才德兼備
有大臣體諸卿誠不及之福今年七十矣諸後進少
年高坐公堂理政事享佚樂與馬騶從揚揚福四朝
舊人乃朝暮奔走道路勞瘁不已殆非國家所以優
老敬賢之道 上曰非汝不聞此言吾嘗欲得一老
成忠直之人處之南京根本之地緩急可倚今以命
福豈不誠當士奇對曰福必不負 陛下任使明且

皇明通紀卷十七
上命吏部改福南京戶部尚書中外聞者皆悅
十月八百大甸土官宣慰使刀之雅遣人貢方物
南番白葛達國入貢又有西境天方國舊名天堂默
德那國卽回回祖國各遣使來朝貢

十二月脩祖陵孝陵

癸丑宣德八年

正月上元夕張燈內苑上侍皇太后往觀皇

后皇太子咸侍稱觴上壽次日勅文武諸臣及四
夷朝貢之使京師軍民咸得往觀楊士奇撰太平聖
德詩十章以獻諸學士儒臣亦各有獻

賜文武重臣及侍從遊西苑致仕少保大學士黃淮
以謝恩至預焉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以黃淮及少詹事王直爲考試
官取劉楷等一百人

三月廷試賜曹鼐趙恢鍾復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黃淮辭歸上宴餞之于西苑之太液池酒宸翰製
詩送之仍賜金織衣一襲

八月戊午景星見于天門少詹事兼侍講學士王直
進頌

南海外諸番國各遣使來獻麒麟凡四楊士奇進頌

景星見

獻麒麟

舉賢良方正

合三科進士親試之

詔各布政司按察司府州縣官連名保舉賢良方正一人起送吏部量才擢用

又令天下凡生員年四十五以上者考選貢國子監冬詔合臨御以來三科進士御文華殿親試之拔其尤者鄭建等二十八人與修撰馬愉陳循林震曹鼐編修林文龔錡鍾復趙恢評事張益同進學文淵閣又令內閣考選在外庶官有文學者六十餘人擇其優者知縣孔友諒進士胡端禎廖莊宋璉教諭黃純徐惟超訓導婁升七人上令改進士為庶吉士與知縣教官俱歷事六科以備用

巡撫南直隸侍郎周忱奏定濟農倉之法

十月平江伯陳瑄卒謚恭襄開漕渠而罷海運至今賴之

十一月賜朝鮮國王李禔五經四書大全諸書

甲寅

宣德九年

正月行在戶部員外郎羅通奏今運糧赴開平每軍運米一石又當以騎士護送計人馬資費率以二石七斗致一石今軍民人等有自願運米至開平中納鹽糧者乞將舊例二斗五升減作一斗五升若商人納米五百石可當五百軍所運且省行糧二百石

黎利死

土官阮世寧來歸

從之

三月交趾黎利死，二子闇弱，奸臣黎問、黎察構黨，僉殺良民，驚懼諒山府土官阮世寧、七源州土官阮公庭，各率家屬及部下三百餘人避難來歸，願于廣西龍州及太平石居住。上勅廣西總兵山雲戒飾邊兵，嚴謹守備。阮世寧等避難來歸，聽隨便居住，使之得所，無失遠人來歸之心。

九月，車駕巡邊，至洗馬林而還。

曹端字正夫

山西霍州學正曹端卒于官。端，字正夫，河南滎池人。篤尚理學，教人務躬行實踐，日事著述，座下足兩磚。

夜行燭

處皆穿，專靜之功居多。其事父母，孝志愉色，及遭喪，五味不入口，寢苦枕塊，始終不易。既葬，廬墓六年，不用浮屠巫覡，請縣上書，請毀淫祠，年荒勸賑，存活甚眾。父好善信佛，及聞端言聖賢之道，即從之。于是作夜行燭一書，與父誦之。其言曰：佛氏以空為性，非天命之性；人受之中，老子以虛為道，非率性之道。人出之路，其言甚精。在霍庠十餘年，士子皆服從其教。後竟終于霍，一羣人罷市巷哭，童子亦悲泣。

鑄宣德通寶錢

十二月，瓦剌順寧王脫歡使臣昂克等朝貢，陛辭命

皇明通紀 卷十七
指揮康熊等送之還并齋勅諭脫歡曰王克紹爾先王之志遣人來朝進馬具見勤誠聞殺阿魯台尤見王之克復世仇所云已得玉璽欲獻已悉王意然觀前代傳世之久歷年之多皆不繫此王既得之可自留用
有僧自陳欲化緣修寺祝延 聖壽者 上斥之既罷朝顧謂侍臣曰人情莫不欲壽古之人君若商中宗及高宗祖甲周文王皆享國綿遠其時豈有僧道豈有神仙之說秦皇漢武求神仙梁武帝宋徽宗崇僧道效驗可見矣世之人終不悟甚可歎也

乙卯

宣德十年

正月 上不豫初三日

上崩壽三十七時 皇太

子方九歲內議頗有欲立長君之說于是浮言籍籍

楊士奇楊榮與英國張輔入視臨畢哭請見 皇太子即叩頭呼萬歲羣臣亦隨呼萬歲浮議乃息

初十日 皇太子即位時幼冲或請 皇太后垂簾

聽政不許 上乃詔凡朝廷大政白于 太后然後

行

少師吏部尚書蹇義卒年七十三贈大師謚忠定

恭上太行 皇帝尊謚曰憲天崇道英明神聖欽文

昭武寬仁純孝章 皇帝廟號宣宗

尊 聖祖母皇太后張氏為太皇太后 聖母皇后
孫氏為皇太后

封 皇弟祁鈺為郟王

釋前監察御史陳祚之囚復其官并釋其家屬先是
祚父母皆死于獄藁葬且未成服祚再上疏乞歸殯
終喪制許之

帝王之道
在保赤子

進士李賢上疏言帝王之道在保赤子黎民禽獸夷
狄雖一視同仁其施也必至親及疎未有赤子不得
其所而先參養禽獸者今京師韃官不下萬餘以俸

言之指揮俸五十五石而實支一石韃官則實支十
七石五斗是韃官一員當京官十七員半矣傳曰朝
無倖位則食之者寡此豈倖位之比况夷狄人面獸
心一旦有警其勢必不自安前代五胡之亂可不鑒
哉乞斷自宸衷為萬世計勅兵部漸次出之于外不
惟省國家萬萬無益之費又可以消未萌之患疏入
不報

楊士奇等上言早開經筵以進 聖學且慎擇儒臣

及左右侍御之人其學術不正立心行已頗僻者皆
宜屏遠使不得上惑聰明宗社生民之福實關于此

疏奏 上與 太皇太后皆嘉納焉

六月戊申葬 景陵

九月勅修 宣宗皇帝實錄

命司禮監太監王振偕文武大臣閱武于將臺振山西大同人初侍 上于東宮及卽位遂命掌司禮監信之

聖振閱武

皇明通紀集要卷十七終

皇明通紀集要卷十八

東莞 陳建輯 太學臣江旭奇訂

英宗睿皇帝

丙辰 正統元年

開經筵

正月九日開經筵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少詹事王直侍講學士陳循為考試官取劉定之等一百人

三月廷試賜周旋陳文劉定之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增鄉試會試取士額侍臣因蝗旱言大臣不能盡職

增取士額

皇明通紀

正統

始設提督
學校官

久妨賢路，有旨回奏。衆欲歸罷田里，以謝天譴。吏部尚書郭璉獨以爲不可去，非是貪位。但主上幼冲，吾輩起先帝簡任，受付託若皆罷去，誰與共理？只宜戴罪修省，改過以回天意。衆從其言，識者韙之。始設提督學校官員，優免先聖子孫差役。

閩武干將

七月徙封襄憲王子襄陽，淮靖王子饒州。十月望，車駕閱武干將臺，命諸將騎射，以三矢爲率。受命者萬餘，惟駙馬都尉井源鸞、弓躍馬三發三中，上大喜。徹上尊賜之，觀者相謂曰：「往年王太監閱武紀廣驟陞三級，今日萬乘閱武，豈但一杯酒已耶？竟無殊擢。」

十二月命兵部尚書王驥巡邊。

丁巳 正統二年

春 太后御便殿，召大臣英國公張輔、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尚書胡濙入朝。左右女官雜佩刀劍侍衛凜然。上東立輔等，西下立。太后召問輔等五人，皆有獎勵之辭。因顧謂上曰：「此五人先朝所簡貽，皇帝凡有行必與之計，非五人所贊成者不可行也。」上受命頃間，命宣王振至。太后顏色頓

非五人所贊成不可

宣王振欲

誅之

以宋儒從祀孔子王驥巡邊

京師旱

異欲誅之。上跪為之請。諸大臣皆跪。乃得解。以宋儒胡安國、蔡沉、真德秀從祀孔子廟庭。兵部尚書王驥巡邊。至甘肅。斬有罪都指揮安敬。遣兵敗北虜于莊浪。俘獲甚眾。寇知有備。引去。驥以甘州官軍冗濫。徒費糧餉。乃選留二萬五千。餘還本衛。更番代上。於是兵得休息。民減轉輸之勞。驥尋還京師。

六月京師旱

時御巷小兒為土龍。禱雨拜而歌曰：雨帝雨帝，城隍土地，雨若再來，還我土地。成羣呼噪，不知所起。未幾有監國即位之。事繼有復辟之舉。說者謂雨帝者與弟城隍者鄰。王再來還土地。復辟也。後悉

如謹

北虜復犯邊

柴車盡心邊務

九月甘肅守臣報北虜復犯邊。十月勅驥復詣甘肅。總督諸軍以備之。

進贊理陝西軍務侍郎柴車。祿從二品。車盡心邊務。每糾劾將佐欺玩。章前後凡數十上。或惕以後患。車曰：吾敢愛身以誤國也。澹泊自處。守正益監。每有功賞。雖勅下必覆驗而後行。詐冒必糾正之。岷州土官都指揮后能以家人冒功。得陞賞。車奏罷。所陞官能復以為請。上宥之。車反覆論其不可。曰：詐冒如能者。非一人。臣方按覈。皆請罷。今宥能如餘人。何若無

皇明通志

正統

三

皇明通紀 卷之五
功而得官。則捐軀赴敵者。安以待之。詔嘉車忠誠。遣使賜白金四十兩。文綺四表。裏仍進從二品祿。

戊午 正統三年

春 宣宗皇帝實錄成

敗虜于塞

王驥等率師敗虜于塞外。虜酋阿台朶兒只伯走。夏淮楊被災。鹽課虧少。上命巡撫侍郎周忱往視之。忱奏令蘇州等府將撥剩餘米。每月量撥一二萬石。運揚州各鹽場收貯。照數出給通關。准作下年預納秋糧。其米在場聽令竈戶將私鹽於附近場分上納。即照時價給還糧米食用。平時米貴鹽賤。官得貨

鹽積聚。民得食糧安生。上下賴之。

楊士奇楊榮楊溥上言。今遣御史清軍。有以陝西山

東山西河南北直隸之人。往南方極邊補伍者。有以

江浙閩廣川湖之人。往北邊補伍者。其水土不相習。

北人苦於瘴癘。南人苦於嚴寒。多致死亡。况西北二

邊急於防守。而所在勇壯之人。乃發戍南方。自今邊

卒清解者。宜從南北所宜。撥戍詔廷臣議行之。時兵

部侍郎鄺埜掌部事。曰此舊制。不可紊。稍有變易。將

不勝其弊。各將誰歸。卒不動。

八月翰林侍讀學士魯鶴齡主考順天鄉試。初試之

清解宜從
南北所宜

場屋火

夕場屋火。試卷有殘缺者，有司懼罪，不敢以更試為言。惟欲請葺場屋，以終後兩試。鶴齡曰：必更試然後滌百弊，以昭至公。不然，雖無所私，此心亦欺朝廷。何惜一日之費，不成此盛舉哉？有司具二說以進，命下悉如鶴齡所言。

召王驥等還京師論功

十月，召王驥等還京師論功。命驥以尚書兼大理寺卿，二俸並支。柴車陞兵部尚書，仍贊理陝西軍務。命都御史羅亨信陞俸一級，封都督。蔣貴定西伯，任禮寧遠伯。趙安會昌伯，並祿一千石。

巳未 正統四年

楊士奇乞致仕不允

陳祚下獄宥之

春會試天下舉人。命禮部侍郎兼學士王直、學士蘭從善為考試官，取楊鼎等一百人。廷試，賜施槃、楊鼎、倪謙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楊士奇乞致仕，不允。命還鄉省墓，遣中官阮江護送，且促歸尋還京師。

逮巡按湖廣監察御史陳祚。下詔獄。祚按湖廣，益持風紀。上言遼王不軌數事。上怒，遣官械繫下獄。

論死未幾，王事自覺，乃宥之。改南京雲南道御史。尋陞福建僉事，乞致仕。

新作京城九門成

京城大水

三月京城大水詔求直言

賑恤軍民被水之家

陞况鍾祿
正三品

陞蘇州府知縣况鍾祿正三品仍知府事鍾九載滿

日赴京當代軍民請闕乞留者數萬人詔陞鍾俸令

復任楊士奇贈以詩云十年不愧趙清獻七邑重逢

張益州

四月倭寇浙東

倭寇浙東

五月沐晟沐昂奉命討思任發師次潞江思任發遣

其將緬檢斷江守師不得渡初思任發未叛時刁賓

玉嘗遣詣晟晟兒子畜之至是晟遣使諭之降思任

發佯許諾故晟無渡江意緬檢數挑戰都督方政怒

欲渡江攻之晟不許政不勝憤夜獨率其麾下度擊

緬檢走之破賊柵斬首三千餘級乘勝深入逼思任

上江上江賊重地少選伏兵四起政求救晟怒其違

節制渡江不遣久之以少兵往政知晟不力援已乃

遣其子英還曰汝急歸吾死分也遂策馬突陣死一

軍皆沒晟聞敗適春暮慮瘴發遂焚江上積聚倉卒

奔還永昌雲南藩臬以事聞上遣使者責狀晟知

不免遣人語使者曰吾主將失律喪師罪當死遂飲

藥至楚雄發病卒

正統

六

撒馬兒罕
進良馬

六月西域撒馬兒罕遣使進良馬色玄蹄額皆白賜名瑞頴詔畫史圖之

令大同沿邊等處許官軍戶下人丁耕種免納子粒

七月 上命吳誠吉祥監督諸軍討思任發敗績

十月廢遼王貴裕為庶人坐滅絕天理賣亂人倫也

十一月造渾天璿璣玉衡簡儀

追封山雲
為伯

追封故廣西總兵官都督同知山雲為懷遠伯謚襄毅雲鎮廣西十餘年 廉明仁勇繼其後者皆莫能

及

十二月徙封荆憲王于蘄州

庚申 正統五年

正月守備南京少保戶部尚書黃福卒後謚忠宣

黃福卒

召守備南京襄城伯李隆還提督京營

天順日錄記襄城伯李隆丰姿疑重器宇宏遠守南京十八年鎮之以靜最識大體雅重斯文士林仰慕丰采正統中以得人心見疑召回京師始近聲妓為自安計數年卒自後代者數易終莫能繼

七月少師大學士楊榮還鄉省墓畢事還京至杭州

楊榮卒

武林驛病卒事聞 上輟朝贈左柱國太師謚文敏

命侍讀學士苗衷馬愉侍講曹鶴並入內閣參預機

苗衷馬愉
曹鶴並入

務先是王振謂三楊學士曰朝廷事虧三位老先生然三先生亦高齡倦悴矣其後當如何西楊曰老臣

當盡瘁報國，歿而後已。東楊曰：先生休如此說，吾輩衰殘無以効力，當損幾箇後生報。聖恩耳，振喜令具名來，翌日即同薦曹鵬、苗衷、陳循、高穀等，次第擢用。他日西楊或尤東楊，東楊曰：彼厭吾輩矣，吾輩縱自立，彼豈自已乎？一日內出片紙指幾箇名字，某入閣，某入閣，則吾輩束手而已。今數士竟是吾輩人，當一心協力也。士奇服其言。

遣使齎勅旌吉安府義民周怡等，復其家，以其各出粟二千石佐官，以備賑饑民也。怡等請闕謝，各置勅書樓以彰恩寵。

勅旌義民

黃顯平

辛酉 正統六年

劉球上言

春侍讀劉球上言曰：帝王馭夷狄，不窮兵於小敵，以傷生靈，惟防患于大寇，以安中國。今北虜脫歡也先

父子併吞諸部，深謀入寇，而思任發，依阻山谷，悔過乞降，議者乃釋豺狼，攻犬豕，舍門庭之近，圖邊徼之遠，非計之得也。臣愚以為麓川僻陋，滅之不為武釋之不為怯，至于西北諸邊，宜謹烽堠，修墩堡，選將帥，練士卒，豐糧餉，備器械，庶為有備無患，振不能從。

贈國初死節翰林侍制王禕為翰林學士，賜謚忠文。十月，修建奉天華蓋謹身三殿，及乾清坤寧二宮成。

國初王禕謚文忠三殿二宮成

攻麓川賊大破之

十一月朔上御奉天殿朝羣臣赦天下詔京師各衙門除行在之稱

大兵攻麓川賊大破之思任發遁王驥移兵討韋郎羅韋郎羅者維摩賊僭稱廣新王驥遣偏師抵賊境

言王尙書大軍且至賊黨潰韋郎羅走安南傳檄入安南追賊安南人懼斬其首并縛其妻子來獻七年

班師還京

閏十一月李時勉為國子祭酒

壬戌 正統七年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禮部右侍郎兼學士王英侍

讀學士苗衷為考試官取姚夔等一百五十人

廷試賜劉儼呂原黃諫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論破麓川功

論破麓川功進封蔣貴定西侯王驥靖遠伯兵部郎

中侯璉陞禮部右侍郎工部郎中楊寧刑部右侍郎

餘陞賞有差

令南京造遼洋船三百五十隻給官軍由海道運糧

造遼洋船海道運糧

赴薊州倉

六月少師工部尙書吳中卒

吳中卒

山東武城人以國子生積官今職性貪鄙其妻嚴

正一日迎諛其妻拜畢呼子曰將吳中一軸語來

林代草耶曰亦翰林代草也嘆曰翰林先生果不

是月通記

正統

七

虛妄吳中一篇誥文止說他平生為人何嘗有清廉二字中聞之雖恚強笑容而已

七月始置戶部太倉庫

太后張氏崩

冬十月太皇太后張氏崩謚曰誠孝昭皇后

復命定西侯蔣貴充總兵官靖遠伯王驥兼兵部尚書提督軍務討麓川緬甸先是思任發既敗走緬甸大軍還復出為寇命貴驥再督諸軍往征之至雲南檄緬甸令縛送思任發緬人懷詐黨惡匿思任發不遣貴等促兵攻緬破之思任發夜遁去俘其妻子旋師加貴驥歲祿各三百石

癸亥 正統八年

嘗擊奉天殿賜吻

鑿球上言下獄馬順以計殺球

下薛瑄

四月雷擊奉天殿賜吻詔羣臣言得矢侍講劉球上言下獄錦衣指揮馬順以計殺球一日五更順携一小校前持球球知有變大呼曰太祖太宗之靈在天汝何得擅殺我小校持刀斷球頸流血被體尚屹立下大理少卿薛瑄獄除名為民初王振問于楊士奇吾鄉人誰可大用者士奇薦瑄乃召大理少卿瑄至京弗往謝會指揮某處妾有色振姪王山欲娶之妻持不可妾因誣告妻毒殺其夫都察院問已誣服瑄辨其冤駁還之都御史王文怨諧瑄故出入人罪繫獄瑄慨然曰辨冤獲咎何愧焉持周易誦讀不廢

竟不一見

至奏將決大臣有申救之者得免除名放歸田里
南國子監祭酒陳敬宗九載考績至京王振素慕敬
宗名托巡撫周忱往道其欲見之意敬宗辭他日乃
遣綵段羊酒求書程子四箴希彼往謝敬宗為走筆
書之而反其禮幣竟不一見十八年不得遷敬宗浙
江慈谿人

册立皇后錢氏

瓦刺太師順寧王脫歡歿于也先嗣

十月徙封鄭靖王于懷慶

宣德廢后靜慈仙師胡氏薨

皇后胡氏

新建太學
成

楊士奇子楊稷有罪建繫法司論歿

甲子 正統九年

正月新建太學成 上臨幸祇謁先聖行釋奠禮先

是太學猶因元陋吏部主事李賢上言 國家建都

北京以來所廢弛者莫甚于太學所創新者莫多于

佛寺舉措如是可謂舛矣若重修太學雖極壯麗不

過一佛寺之費請及時修舉以致養賢及民之效從

之

楊士奇卒

三月少師大學士楊士奇卒年八十贈太師謚文貞

四月大旱遣官請雨于岳鎮海濱

大旱

六月浙西大水

七月兀良哈三衛夷人寇邊命成國公朱勇等發兵二十萬討之踰灤河渡柳河逆戰擊敗之御史姚鵬上其功詔加勇太保餘進爵有差

乙丑 正統十年

宴天下賢能官

正月宴天下來朝賢能官布政使丁鑑等于禮部鑑等廉能著稱治行超卓 上特加勅諭獎賞各賜衣一襲鈔百錠賜宴于禮部復任後吏部遇缺擢用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翰林學士錢習禮侍講學士馬愉為考試官取商輅等一百三十人

三月廷試賜商輅周洪謨劉俊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商輅浙江淳安人宋朝舉三元者凡三人而我朝取三元者惟商輅官至內閣秩一品事業為時名臣

始命內閣官與各衙門會議大政宣德以前每有大事與羣臣面議傳旨施行不待批荅 上嗣位幼冲面議遂廢至是始命廷臣內閣會議具本奏決

命禮部右侍郎兼侍講學士王英代祀南鎮時浙江台寧等府久旱民遭疾歿甚衆乃遣英賫香幣往祀南鎮以禳民癘英至紹興大雨水深二尺灌獻之夕

雨止見星明日又大雨田疔沾足人皆喜曰此侍郎雨也

丙寅 正統十一年

三月降巡撫河南山西兵部侍郎于謙為大理少卿仍舊巡撫謙巡撫二省十餘年上章舉叅政孫原貞王來以自代忤王振意嗾言官劾其擅舉自代之罪降職罷巡撫二省之民咸赴闕懇留乃復命巡撫

十月少保大學士楊溥卒年七十五謚文定楊文定在內閣時其子來自石首備言所過州縣官迎送餽遺之勤惟江陵知縣范理頗不為禮溥聞而異之後

廉知其賢即薦知德安府再擢貴州布政使或勸理宜致書謝理曰宰相為朝廷用人非私于理聞溥卒乃祭而哭之以謝知己二公可謂兩賢

十月 上閱武于近郊

丁卯 正統十二年

春詔選翰林院官十人入東閣習制詔讀中秘書侍經筵以備他日內閣之選也

祭酒李時勉致仕

巡撫大同宣府總督屯種都御史羅亨信 上言虜酋也先專俟釁端圖為入寇宜預於直北要害增置

城衛及修各衛土城備之不然恐貽大患議者寢不行

復于謙兵部右侍郎留理部事

七月河決張秋潰沙灣入海尋決滎澤入淮

戊辰 正統十三年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工部侍郎兼學士高穀侍講杜寧為考官取中岳正等一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彭時陳鑑岳正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時以進士為庶吉士止選北方及蜀士被選者萬安劉珣劉吉李泰等二十人

時狀元彭時上表謝恩之夕坐以俟旦隱几而寢竟失朝糾儀御史奏令錦衣衛拿已得旨禮部尚書胡濙出班奏狀元彭時不到合着錦衣衛尋 上是之時得免拘執人謂濙得大體

四月福建沙縣民鄧茂七反僭稱閩王遣都督劉聚等討之

秋七月處州賊葉宗留反征閩官軍遇之與戰不利都督陳韶戰敗死遣工部尚書石璞都督徐恭督諸軍討之

河決滎陽東過開封城之西南經陳留自毫入渦口

河決張秋

濙得大體

鄧茂七反

處州賊葉宗留反

河決滎陽

又經蒙城至懷遠界入于淮。

冬靖遠伯王驥督兵破雲南叛夷思梈發等于孟養寨驥還增祿百石賜券令世襲。

守備處州監察御史朱瑛誅賊黨周明松等先是葉宗留與其黨陳諫胡陶得二糾衆作亂屢敗官兵殺都指揮紀綱遣明松等四出剽掠時承平日久民不識兵革及是寇起勢熾東南震駭。朝廷慮其與閩寇合發兵征之命瑛與中官分守要地瑛徇諭脇從示以禍福降者甚衆以計生致明松等數人械于慶元謀報賊首黑面大王領衆三萬來劫明松等中官

大懼欲走瑛不可卽誅明松等戶于市賊聞之恣逋遁去。

大... 表... 不... 可... 自... 精... 固... 公... 善... 且... 于... 市... 趨... 出... 之... 發... 發...

皇明通紀集要卷十九

東莞 陳建輯 太學臣江旭奇訂

已巳 正統十四年

正月討閩寇先是陳韶既敗師旋賊勢益熾遂圍延平汀州乃命寧陽侯陳懋掛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大發兵討之

鄧茂七寇建寧掌府事福建左叅政張瑛戰死

二月鄧茂七寇延平中流矢死賊黨推茂七兄子伯

孫為主

北虜寇邊時虜酋也先遣使二千餘人進馬報三千

皇明通紀 卷十九 正統

張瑛戰死

鄧茂七中流矢死

北虜寇邊

人王振怒其詐。減去馬價。虜使回報。遂失和好。發兵寇邊。

貴州苗反。總督軍務兵部侍郎侯璉。副總兵都督方瑛。率兵討之。

三月。浙江僉事陶成。招賊首葉宗。留陳諫。胡降之。擢成按察副使。時都督徐恭。尚書石璞等屯師日久。賊深入險阻。乘間時出。官軍調集。又復遠遁。師老財費。計咸莫知所出。成請招諭之。乃從僕隸四五人。徑抵賊巢。諭以禍福。言辭懇惻。宗留等環聽。悚動悔悟。率其黨出降。惟陶得二。不受招。殺使者。引餘黨遁入山

中。

王驥擒苗。苗富。檻送京師。伏誅。尋召驥還。

五月。湖廣苗反。右都御史王來。保定伯梁瑄。率兵討之。

徐恭進兵討處賊。敗績。三司官沈麟。耿定。王成。皆歿。六月。南京宮殿災。下詔赦天下。

前少保大學士致仕黃淮。卒。謚文簡。

張楷撫平浙賊。班師。

七月。熒惑入南斗。

黃淮卒

熒惑入南斗

時侍講徐理。蘇州人。頗知天文。私語其友劉溥。以不祥久之。不退舍。理曰。禍不遠矣。亟命妻孥南歸。

皆重遷有難色理怒曰爾不急去直待作韃子婦耶乃行

○北虜也先
人寇
王振挾天子親征

北虜也先大舉入寇大同兵失利邊塞城堡多陷沒聲息甚急王振不與大臣議挾天子帥師親征百

○郕王居守

官伏闕上章懇留不從是月十七日駕行太監金瑛輔郕王居守文武大臣皆匆匆隨行官軍及私

屬共五十餘萬人出居庸關過淮來至宣府連日非風則雨人情恟恟聲息愈急邊將井原等敗報踵至隨駕文臣連上章留之振怒皆令掠陣未至大同兵士已乏糧僵屍滿路寇亦設備待我深入至大同振又欲進兵北行益急迫脇成國公朱勇膝行聽命

惟彭德清斥振

戶部尚書王佐竟日跪伏草中惟欽天監正彭德清斥振曰象緯示警不可復前若有疎虞陷乘輿于

草莽誰執其咎學士曹鼐曰臣子固不足惜主上係天下安危豈可輕進振怒詈之曰倘有此亦天命

也會暮有黑雲如繖營雷雨大作滿營人畜驚恐振惡之會前軍西寧侯宋瑛武進伯朱冕全軍覆沒鎮

大同中官郭敬密言于振其勢決不可行振始有回意明日班師大同副總兵郭登謂駕宜從紫荆關

入庶保無虞振不聽

八月既望我師敗績于土木上北狩先數日師過

○我師敗績于土木上北狩

駕至土木

雞鳴山虜追至遣朱勇率兵五萬禦之勇無謀進軍
鷓兒嶺虜于山下兩翼邀阻夾攻殺之殆盡兵部尚
書鄺野請車駕疾驅入關而嚴兵為殿振怒曰爾
監儒安知兵事次日駕至土木日尚未晡去懷來
城二十里欲入保懷來振輜重千餘輛在後未至留
待之遂駐土木傍無水泉十四日欲行虜已逼四面
合圍大營不敢動至十五日將午人馬不飲水已二
日渴極掘井深二丈無水虜見我營不行偽退圍遣
使持書來通和召曹鶴草勅與和遣二通事與虜使
偕往振急傳令移營南行既行未三四里虜復四面

百官死者數百人

追之兵士爭先奔走行列大亂勢不能止虜騎跳陣
而入奮長刀以砍我兵大呼解甲投刃者不殺衆裸
袒相踏籍死蔽野塞川宦侍虎賁矢被體如蝟毛
上與親兵乘馬突圍不得出虜擁以去百官死者英
國公張輔尚書鄺野王佐學士曹鶴張益而下數百
人其幸免者蓬頭赤身踰山墜谷連日饑餓幸得達
關騾馬二十餘萬并衣甲器械輜重盡為胡人所得
虜酋也先奉上居知院伯顏帖木兒營我師既敗
績上乃下馬盤膝面南坐有一虜索衣甲不與將
為不軌其兄來曰此非凡人舉動自別乃以見也先

之弟賽判王。上問曰：子其也先乎？其伯顏帖木兒乎？賽判王乎？大同王乎？聞其語，大驚。馳見也先曰：部下獲一人，甚異，得非大明天子乎？也先乃召曾使中國二人，問是否。一人見大驚曰：是也。也先曰：我嘗祝天求大元一統天下，今乃落我手，問衆何以爲計？其中一胡名乃公，大言曰：大元之仇，今天以賜我，不如殺之。伯顏帖木兒大怒呼也先爲那顏，那顏華言大人也。安用此人在傍開口，摧其面曰：去。那顏只欲留萬世美名，大明天子雲端裡坐，不知上天何故推下之。萬衆死干之中，鏃矢不沾，寸兵不染。吾知天意

萬世美名

之有在也。且我等嘗受其賜，九龍蟒龍猶在，安得害之。當報中國，遣使來迎還之。一旦復坐寶位之上，豈不有萬世美名。時衆虜皆曰：者，胡語云者，然辭也。于是也先以上送伯顏帖木兒營，令護之。伯顏也先弟也。

十七日，上北狩報至京師，大震。是日，皇太后遣使齋黃金珠玉袞龍段疋等物，駝以八馬詣也先營，請還車駕。

十八日，皇太后召百官入集闕下，命郕王權總萬機于午門南面，見百官啟事奏令施行。

○ 郕王權總萬機

立皇太子

二十日 皇太后詔立 皇長子 御名見深為 皇太子時年二歲仍命 邨王為輔代總國政撫安 天下

族誅王振

毆殺奸臣 馬順

二十二日百官奏請族誅王振而眾官毆殺奸臣馬順于朝 邨王令旨族誅王振家是日早朝六部及科道官交章劾王振擅權誤國之罪 邨王諭以朝廷自有處置百官言振罪惡滔天傾危宗社今日若不速正典刑滅其族何以安慰人心因慟哭聲徹中外 王起入內使將闔門眾隨擁入太監金瑛傳令旨且退眾奮欲粹瑛瑛懼復傳旨言藉沒王振等家

瑛脫身入錦衣衛指揮馬順從旁叱各官起去給事中王竑憤起粹馬順首曰順平昔助振為惡禍延生靈今日至此尚不知警真奸黨也眾爭毆之蹴踏槍裂頃刻而斃血流於庭中復索振所親信長隨王毛二人亦毆殺之都御史陳鑑奉令旨籍振家并其黨執振侄錦衣衛指揮王山至反接跪于庭眾共唾罵之是時眾競誼譁班行雜亂無復朝儀文武諸大臣皆驚避王亦疑懼屢起欲退還宮兵部侍郎于謙直前扶掖勸止之且請降令旨馬順罪惡應死勿論獎百官各歸蒞事皆拜謝而出時過午刻矣明日移王

座入奉議門左受朝絲此卽真之議益急振家在京
城內外凡數處重堂邃閣擬于宸居器服綺麗上方
不逮玉盤經尺者十面珊瑚樹高六七尺金銀十餘
庫鑿山于市其族屬無少長皆斬

皇太后命以于謙爲兵部尚書

二十三日虜擁上至大同城下索金幣約賂至卽

歸駕都督郭登閉門不納上傳旨曰朕與登有

姻媿何外朕若此登遣人傳奏曰臣奉命守城不敢

擅啟閉隨侍校尉袁彬以頭觸門大呼于是廣寧伯

劉安等括公私金銀共萬餘兩出迎駕旣獻虜笑

不應竟擁駕去初虜來索賂郭登曰虜給我耳莫

若以計伐其謀劫其營奪駕入城此爲上策乃謀以

壯士七十餘人餉之食令奮前執其弓矢因擁駕

還召壯士與之盟激以忠義約事成高爵厚賞士皆

奮躍用命已書券給之會有阻者旣淹久虜驚擾而

去

上旣陷虜營也先屢欲謀害是夜忽大雷雨震死也

先所乘青驃馬上令袁彬出帳房外窺視但見赤

光罩定御帳虜謀乃沮又雪夜令人行刺其人見一

大蟒蛇遶護帳外畏怖而去虜人繇是益加敬禮焉

郭登閉門不納

赤光罩定御帳

二人之力
居多

袁彬者錦衣校尉頗知書識字為虜所掠得侍上左右又有哈銘者先隨使臣吳良羈留在彼至是亦隨侍焉 駕留虜庭維持調護以至旋軫二人之力居多

二十八日 上至野松林也先營在焉 上入營坐也先拜稽首乃侍坐宰馬設宴其妻妾以次奉 上酒歌舞以為娛復居伯顏帖木兒營伯顏與妻見上亦如也先禮每二日獻羊七日獻牛或馬逐日進牛乳馬乳二人每出獵則又以其所獲野牛黃牛之類來獻又進窩兒帳房一頂差達婦管起管下

脚王年長
宜早正大
位

盜黃蕭蕭

竹床生竹
葉

二十九日 皇太后遣太監金瑛傳旨 皇太子幼冲未能踐祚遽理萬幾 邨王年長宜早正大位以安國家議者亦以時方多故人心危疑思得長君以弭禍亂於是文武百官交章勸進擇日行禮

廣州盜黃蕭蕭養圍廣州殺副總兵都指揮使王漬蕭養者南海冲鶴堡人貌甚陋眇一目而有智數坐強盜在郡獄踰年所臥竹床皮忽青色漸生竹葉同禁者江西一商人謂曰此祥瑞也因教以不軌使人藏利斧飯桶中破脚鐐越獄而出凡十九人其黨艤舟以待遂遁入海嘯聚羣盜旬日間至萬餘人至是攻

清黑賊而死

廓王即皇帝位

圍郡城官軍禦之輒為所敗城中饑死者如疊制雲梯呂公車衝城幾為所破招誘愚民漸至十餘萬王清自高州引兵赴援至沙角尾舟膠淺水有小艇載柴及鹽魚者奔逃若避賊狀官軍問蕭養所在言未脫口伏兵出柴中擒清盡殲其軍賊擁清至城下使諭眾開門降清罵賊而死蕭養既屢勝遂僭號稱東陽王紀元據五羊驛為行宮授偽官者百餘人九月朔也先遣使來言欲送上還京師使回以金百兩銀二百兩綵段若干賜也先是月六日廓王即皇帝位進尊上為太上皇帝

大赦天下改明年為景泰元年於是天下始知有君朝綱始肅法令始行也先復遣使至書辭悖慢兵部尚書于謙見帝泣

言曰虜賊不道氣滿志得將有長驅深入之勢不可不預為計邇者各營精銳盡遣隨征軍資器械十不存一宜急遣官分投存募悉隸神機等營操練聽用仍令工人成造攻戰器具京師九門宜用都督統領

兵士出城守護徙郭外居民於城內隨地安插毋為虜所掠通州霸上倉糧宜令在伍人員悉詣開支准

作月糧之數實為兩得帝皆嘉納施行之

是月暹巴

正統

七

七

擢鄜府左長史儀銘爲禮部左侍郎右長史楊翥爲兵部右侍郎審理正俞綱爲大僕卿審理副俞儼遷僉都御史伴讀俞山爲鴻臚寺丞楊興爲戶部郎中先是帝在鄜邸吏部奉勅擇儒官爲官僚人皆托故避之銘等不得已而就至是皆驟陞顯官命武清伯石亨總京師兵馬亨有威望方面鉅軀鬚垂至膝望之竦然先協守萬全坐不救乘輿械繫詔獄赦出之使總京師兵馬退虜贖罪

十月朔也先以送 上皇還京爲名與其可汗脫脫不花入寇紫荆關京師戒嚴先是內侍喜寧胡種也

理即有貞

京師天下根本

土木之敗降也先盡以中國虛實告之遂爲鄉導奉
上皇自紫荆關入敗我師殺指揮韓清等都御史孫
祥走死朝野洶洶人無固志太監金瑛召廷臣問計
侍講徐理以占象倡言京師不可守必須南遷瑛叱
之令人扶出明日于謙上疏抗言京師天下根本
宗廟社稷寢陵咸在百官萬姓帑藏倉儲咸在若一
動則大勢盡去宋南渡之事可鑒矣一步不得離此
瑛是謙言宣言于衆曰死則君臣同一處死耳有以
遷都爲言者 上命必誅之乃出榜曉諭衆心稍定
固守之議始決

倉場堆積
縱火焚燒

時承平日久城外壩上等處倉場草束荳料堆積動以數百萬計于謙聞虜臨關急分遣五城兵馬司縱火焚燒一面奏聞或謂事重何不待詔謙曰事有經權今寇在目前若少緩待命下適以資虜也此持久坐困於我非計也

初九日虜長驅至京城西北關外焚我長陵獻陵景陵命石亨等軍于城北于謙督其軍都督孫鏜軍于城西刑部侍郎江淵參其軍皆背城而陣以交趾舊將王通為都督與都御史楊善守城時眾論戰守不一陳循等言兵敗之餘宜固守且賊乘勝遠來勢必

難久可伏兵歸路擊之尚寶司丞夏瑄陳四策一謂虜乘勝遠鬪其鋒不可當然能野戰短於攻城且堅壁勿戰使進無所得退復氣沮然後出奇設伏諸道奮擊破之一謂虜深入吾地宜令死士夜襲其營令各伏內地以待追者一謂虜既舉國入寇邊無所禦宜調邊兵之半入捍京城內外夾攻彼將自潰一謂我軍依城為營進兵死鬪退有所歸宜嚴號令以堅其志如以三隊為法前隊戰退令中隊悉斬以徇容而不斬者同罪則士畏法而不畏敵矣詔趣行其策瑄原吉子也

石亨等與
虜戰敗之

召宣府遼東兵入援石亨等與虜戰敗之也先夜遁復奉 上皇北去虜既抵城下連日攻城四散抄掠亨等與之戰殺傷相當虜知我有備少沮喜寧噉也先遣使來議和索大臣出迎駕衆知其詐以通政司叅議王復爲禮部侍郎中書舍人趙榮爲鴻臚寺卿出迎復等至虜營露刀夾之見 上皇及也先也先謂爾等皆小官可令胡濙王直于謙石亨楊善等來復辭歸 上皇諭二人曰彼無善意爾等宜急去二人方回而虜復縱騎四面標掠攻城益急石亨挾弓厲聲曰宰相不出計策莫能及矣既而宣府遼東兵

至我軍大振石亨與其從子彪等挺刀持巨斧突入虜陣所向披靡管神機營都督范廣以飛鎗火箭殺傷甚衆也先連夜遁復以 上皇北去是月十五日也脫脫不花聞之遂不敢入關亦北遁 上皇出紫荆關連日雨雪乘馬踏雪而行上下艱難遇險則袁彬執持哈銘亦隨之既入虜境也先來見宰馬披刀割肉燎以進云勿憂終當送還食訖辭去

脫脫不花遣使來獻馬議和 朝廷却之胡濙王直言脫脫不花與也先君臣素不睦宜受其獻以間之從其言使人入見賜衣服酒饌金帛視常年有加

二十二日遣都督楊洪孫鏜范廣等率兵二萬擊餘虜之未去者遂破虜於固安逐至關盡殲之奪回人口萬餘其實胡人不過百餘騎散掠各郡驅人畜以自擁衛望之若萬衆然猶殺官軍數百人洪子俊幾為所殺

改戶部尚書周忱為工部尚書仍巡撫南直隸時蘇松糧運不繼仍命忱巡撫添撥民運數百萬石承造軍器數萬件皆鱗次發運未嘗愆期

十一月以虜既退京城解嚴降詔撫安天下

楊洪等班師還京論功封楊洪昌平侯石亨進封武

論功封侯

邊關為急

清侯加于謙少保總督軍務餘陞賞有差以土木時大臣有奏留邊將守京師者兵科給事中葉盛上言今日之事邊關為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荆白羊不破則虜騎何以薄都城即此而觀邊關不固則京城雖守不過僅保九門無事而已其如陵寢何其如郊社壇壝何其如田野之民荼毒何宜急遣固守宣府居庸為便從之先是土木

固守宣府
居庸為便

既敗邊城多陷官府孤危既而朝議復召宣府總兵官率兵入衛京師人心益皇皇或欲遂弃其城衆紛然爭就道都御史羅亨信不可仗劍坐當門拒之下

北門鎖鑰
保全亨信
之力

上皇北至
小黃河

不當少降

皇曰敢有出城者手斬之眾始定城中老稚懼呼曰
吾屬生矣因設策捍禦督將士誓死以守虜知有備
不敢攻北門鎖鑰賴以保全亨信之力也
寧陽侯陳懋尚書金濂等討福建盜執鄧伯孫誅之
八閩遂平
命都督同知董興總諸道兵討廣東盜黃蕭養
上皇北至小黃河蘇武廟虜營伯顏帖木兒之妻阿
撻刺阿除促令使女設帳迎駕宰羊近床進奉尋
值大聖節也先來上壽進蟒衣貂裘筵宴上皇在
虜庭未嘗少降辭色也先以車載其妹欲以 上配

時譯使吳官童隨侍言 上皇曰焉有萬乘之君而
為胡婿耶後史何以載却之則拂其情乃慰之曰爾
妹朕固納之但不當為野合待朕還中國以禮聘之
也先乃止又選胡女數人薦寢復却之曰留俟他日
為爾妹從嫁當併以為嬪御也先益敬服 聖德韃
衆每夜見 上皇所御帳房上有火光隱隱若黃龍
交騰其上近視不見哈銘與袁彬俱常宿御寢傍天
寒甚時每夜 上皇令彬以兩脇溫足一日 上皇
晨起謂銘曰汝知乎昨夜汝以一手壓我胸我不動
俟汝醒乃下其手因言光武與嚴子陵共臥事曰汝

天意有在
終當歸

今日與子陵一般銘頓首。上皇曰：回朝着你做都指揮也。上皇或夜出帳房，仰視天象，指示二人曰：天意有在，我終當歸也。上皇嘗使哈銘致意于伯顏妻，令勸伯顏送還朝。妻曰：我女人何能為？雖然，官人洗濯，我侍巾帨，亦當進一言。伯顏嘗因獵得一雉，并酒一卮來獻。銘因奏一比喻曰：大海水潮時，有一大魚隨潮落在淺水灘，彼大海中魚如何，在淺水中住得？這大魚急欲還歸大海中，潮水不到，如何去得？一旦待潮水接着淺水，這大魚還歸大海也。上可寬心，時至自不能留，憂慮成疾，悔無及矣。

虜寇遼東提督都御史王翱等嚴兵禦之，虜遁去。十二月，虜寇甘州提督軍務都御中馬昂驅人畜悉入城堡，簡精銳，選騎射，躬擐甲胄，出屯山隘，以伺之。虜聞遁去。

尊皇太后孫氏為上聖皇太后，尊生母吳氏為皇太后，冊妃汪氏為皇后，上皇宮嬪周氏為貴妃，卽皇太子生母也。

追封英國公張輔為定興王，謚忠烈。輔文廟功臣，平交趾，進封公。累朝皆優寵之，天下倚重，四夷知名。後殉于土木，以衣衾葬焉。輔沉靜勇毅，敬禮賢士，為

武臣之冠

俞綱入閣

命禮部右侍郎俞綱兼翰林學士入內閣辦事綱金陵人無他才能以生員薦入翰林謄寫文宣廟實錄除中書舍人改廊府審理正至是以舊恩寵驟進得預密勿時以為異入閣三月餘改南京禮部侍郎

皇明通紀集要卷十九終



程